





英王世貞元美著

有譚詒命內

已其於

考而不

所去

其書之

其書之

其書之

其書之

其書之

其書之

其書之

卷一



史乘考誤卷之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戒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袵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日挾私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寄雌黃於睚眦若雙溪雜記瑣錄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恠而多誕或創為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坐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無已求之家乘銘狀乎此諛枯骨謁金言耳雖然國史人咨而



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  
微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史而善溢真其讚宗閥表  
官績不可廢也吾於三者管豹耳有所見不敢不書之以俟  
博洽者考焉

夫家乘是而疑譽者吾弗敢植也野史非而疑毀者吾弗敢  
救也其齟齬而兩有證者吾兩存之其拂而覈者吾始從陽  
秋焉鄙人之途聽而誕者也纖人之脩郤而誣者也則弗敢  
避矣

自此以下凡五卷皆考二史誤

國初事蹟乃劉辰撰言

太祖聞劉基章溢葉琛皆國士也徵聘到京授基溢中丞琛洪  
都知府按是時宋濂同聘而基與溢累數任官始至中丞非  
徑授也

辰又紀乙未正月克金華路五月

太祖為開府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不知諸將  
推奉耶抑受之宗龍鳳主也史佚之故附於此

辰又紀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安豐韓林兒告急

太祖親援之士誠聞而遁去劉福通奉林兒退居於滁士誠復  
入安豐丙午三月

太祖取林兒安置按史云癸卯二月張士誠將呂珍破安豐殺  
劉福通據其城先是福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至是為  
珍所殺三月

上帥師破呂珍珍走師還元將竹貞忻都復乘間入安豐福建  
死而韓林兒者不知其何所之也辰所記福通奉林兒退居  
滁固誤意者林兒得脫之後尚擁虛器於滁耶既云丙午三  
月



太祖取林兒安置按枝山野記內載伐張士誠榜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又何也史惟稱劉福通而不及韓林兒至

上即位告

上帝文亦止言福通蓋諱之也

草木子餘錄言

高帝謂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傳國璽一王保保未擒一元太子無音問分四路出討至漠北大敗死者先後約四十餘萬人按北征止用十五萬人唯大將達與中山侯和不利旋收兵回塞曹國公文忠勝負相當而宋公勝等則全勝其云死者四十萬人謬也

高帝事蹟內載李文忠守嚴州取妓韓留宿

太祖怒而誅之召文忠問罪以中宮言得解回鎮儒士趙伯宗來汝章說曰再召不得回矣文忠乃使伯宗等密通使於杭州張四平章通好既得報與郎中侯原善椽史聞導道謀約降會

上以手札召之文忠猝至京

上大喜撫之甚切賜良馬金幣文忠歸而尤原善等曰我幾負主上即事泄何以見之乃謀餞張使及伯宗汝章於大浪灘使潑舍醉而縛投於水按文忠至親勳臣豈宜有此縱有之辰豈宜不少諱而記以上聞蓋是時景隆以嫌疑得罪辰之此言固上所不厭聽也

枝山楚記言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校尉在下欲其互相糾察按此時原不設校尉刺事

剪勝野聞言

太祖平偽周見周伯琦伏張士誠後問為誰對曰前元參政周



某

帝曰元君寄汝心膂乃資賊以亂耶伯琦皇恐不能答先迎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殺之按伯琦放歸里久之乃卒

又言司徒李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

帝以為佞臣命斬以示士誠野記言亦同按伯昇降後累遷中書平章政事洪武中乃卒子為世襲指揮

又言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無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可

帝不得已往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日晚矣然吾臨江翰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為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御中國我執之以懸汝曷治焉天命在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

上乃悅按下大都後達與常平章同破山西擴廓至陝而分兵達討定西王保保而平章襲應昌平昌卒於軍以二年八月

樞至龍江達以十一月班師入見

上撫勞之此言何從起也况太傅之所以功名令終者忠順耳拔劍斬關稱病爾汝之說雖病狂喪心者不為之書生妄語可笑

又言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敗而奔投代王母家王母曰爾某耶人言爾貴天子也因宿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姪如何



帝乃貽樊梳為質及上即位子且長矣因携子及質謁  
上上命工部草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焉故  
王卒得終養其母按王母惠妃郭氏與蜀郭二王同母且王  
以洪武七年生

天子且八載矣安得有微時戰敗之事無稽不可信如此  
皇明世系謂

太宗周王為

高皇后所生而懿文秦晉諸妃子非也革除遺事則謂懿文秦  
晉周王為

高皇后生而

太宗為達妃子亦非也

太宗與懿文秦晉周俱嫡出史與他傳甚明

野記言滁陽王後伏劍而死按以

上為孫德崖所留驚憂成疾卒後龍鳳主拜嗣子為元帥張

天祐與

上為左右副元帥而天佑在前上不受則王之終必不以權奪  
伏劍明矣

枝山野記言癸卯八月

高皇與陳友諒戰彭蠡小卻郭威襄請以火攻勝之後宣武公  
子興射友諒矢貫其顱及睛而死按國史止言友諒中流矢  
不聞宣武射也且當其時友諒死東軍尚未知至死之三日  
而降卒始來告猶未信何以知射自宣武

資治通紀言

太祖初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  
紅羅障高氏鴻猷錄亦因之實錄載瑞兆多矣獨不載此恐  
亦傳聞之誤



又言朱文正貶廣東死非也文正後次實賜死於鳳陽先墓死時

上未及取廣東

六年黜丞相汪廣洋為東行省參政以柔奸怠政也後竟賜死按廣洋尋再入為左御史大夫右丞相十二年貶今云竟賜死抑何遺畧也

胡惟庸謀逆陰約日本國貢使以精兵裝巨船約是日行弒即大掠庫藏泛舟入海事泄伏誅

上後却日本之貢以此今紀殊不詳

又言藍玉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

上命加大傅王棟袂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按是時加宋國公馮勝賴國公傅友德為太子太師玉與曹國公李景隆為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為太子太保今紀不及棟

袂之說則有之

皇明紀畧云潭王梓乃陳友諒遺腹子

太祖納其母後宮因生王之國長沙母語之故遂舉兵反

上遣徐增壽討之王抱幼兒繞城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

云云舉火闔宮自焚

上大怒以妖星亂宮為辭盡戮宮人數千按潭王自焚固實然未嘗舉兵反與

上賜討也且王生於洪武二年距彭蠡之戰可十歲遺腹之說不辨自明

紀畧言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溥在軍嘗為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為誰韓公以之溥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械之京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其姑見泣曰善為我斂屍乃行次東華門時門已閉守者曰有

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纍遞易數次至便殿燈燭熒煌帝坐閱書之淳府首庭下

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乃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命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為弘潤之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即不敢旁注之之淳承命上遙望燭影下

帝微微喜至十篇上大悅時夜未央命出候朝謁歸至姑家猶守門相與慶幸具酒食慰勞及朝

帝問曰爾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即日命嗣父官致之十王冊定於洪武三年四月其六月唐肅始為翰林應奉明年夏例失朝免官又二年以例責佃臨濠今以其時為唐肅得罪後事一大謬也李韓公既無北征亦何嘗有露布二大謬也之淳洪武末館曹公景隆家至建文二年始以方孝孺等薦拜翰林侍讀明年卒原無仕

高廟及為應奉也十王冊文多宋濂草是時雖唐肅不得與况之淳乎事蓋無一實雙溪雜記洪武八年相府變發覺由是始置三公閣內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誤也此時無內閣雖有大學士亦非三公不參機務又丞相廢在十三年

草木子餘錄言洪武十四年誅涼國公藍玉收其黨四萬餘人誅之初征雲南時諸將十餘人陸辭

上與玉論兵呼諸將去三呼而三應玉舉袖一呼諸將盡起



上甚惡之所謂三呼不如一麾四萬餘人之命基於此矣按藍玉之死在洪武二十六年又征雲南玉為左副將軍傅穎川為大將是時

上雖親餞之於龍江然進止機宜非玉所得專也

鄭端簡於宋國公勝穎國公友德俱云暴卒例凡暴卒者俱賜自裁也者於曹國公李文忠獨書卒而曹公卹典至優厚其神道碑為董倫撰云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王有疾明年春疾轉亟

東宮臨視明日上親幸其第撫悼良久翌日而薨偶見一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

上聞而弗善也一日勸

上內臣太多宜少裁省

上大怒謂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門客教之因盡殺其客

文忠驚悸得疾暴卒

上發悲怒殺諸醫及文忠侍者百人余以為不根之論及攷嗣公景隆誥具言歷代貴戚之家保富貴者鮮以其理道無知威儀不度由是束手而傾者有之不自重而覆者有之其丁寧告戒幾三百言而未云前朕姊子李文忠朕命居群將之列功至公位嗚呼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又云今命爾從外孫李景隆襲封曹國公爾其戒前人之失戒慎之毋况言毋拘勢與魏國公徐允恭申國公鄧鎮誥絕異然此誥在洪武十九年而十七年曹公贈王之誥又云四夷來庭厥功居多小心勤慎始終如一其於甥舅之親君臣之義能兼之美豈以親故有所諱耶抑既封之後始有所聞耶切責及殺門客疑有之史蓋曲為諱也

野記又言



太祖初見周伯琦參政問曰先生年若干曰七十五矣因贈詩先生七十五何不六十九白骨葬青山萬古名不朽按三朝野史載淮西閻夏貴歸元授中書左丞又四載乃卒人弔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不應相同至此

野記謂

太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謠以見志或勸

上殺之

上曰老蠻子止欲成其名耳不僂而遣之一時頗高其事諸學士俱有詩詹同文作傳皆假借之所謂非義之義也予嘗有論暴其罪按維禎預脩元史史成當授官以辭歸卒年七十六非八十餘也維禎祖父非宋臣是時元有天下矣仕可也

既食元祿不仕可也何罪之可暴希哲誤矣

都公譚纂言優人某

太祖令人投之江陰戒勿令死某濡衣而出帝問之若何乃歸乎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復歸問何言曰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來按群居解頤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齊文宣帝令給事捺頭向水下良久問之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方投汨羅水汝遇聖明君胡為亦來此然則此亦附會之語也

客坐新聞言

高皇帝下建業杖劍見金碧峰不為起

帝曰若知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峰曰若亦知有不怕死和尚乎因問取吳楚策後閱廬山志曹翰屠江州以兵入崇勝寺僧緣德坐不起翰怒曰而知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德曰若



亦知有不怕死和尚乎翰大敬異之然則翦勝所傳即此事也

草木子謂上有佳句云烏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天下誦之

又皇太子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野史附之謂為

太祖及懿文不享國之證草木子乃元遺民

國初所著書謂

上者順帝也

皇太子者愛猷識理達臘也蓋以其不獲有天下而在

東宮頗拉政故記之耳

高帝集無此二句

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卒實錄以為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

禹知縣道同上言數十事皆實

上以亮祖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陸鄉未幾以病卒其子暹亦以智勇稱數從征伐累功府軍衛指揮使先卒功臣錄及吾學編亦因之然攷

上御製壙志云胡惟庸不法使鎮嶺南作為擅專貪取尤重歸責不服已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已責之地所謂其子者暹耶抑次子耶亮祖死於杖明矣史蓋諱言之也

高廟紀汪廣洋傳言廣洋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責云云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思遂自縊卒按

高廟御製文集勅諭怠政坐視廢興丞相汪廣洋云云昔命助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其惡自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前與楊憲同署於中書憲姦惡萬狀爾匿而不言



觀爾之為也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如此肆侮法所難容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姦爾本實非愚士特賜勅以刑之爾自舒心而量已以歸於冥冥故諭今勅辭若此而史與吾學編乃謂上切責之廣洋皇恐自縊以死何也

震澤紀聞謂宋公景濂既以孫慎坐法累徙蜀之茂州遇一僧問曰濂何以至此僧曰公豈嘗有媿心乎景濂曰無之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為官乎曰翰林國史編脩僧默然公至夜乃自縊而死攷王忠文小傳及鄭楷行狀俱云至正乙丑用大臣薦拜翰林國史編脩自布衣入史館為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秘乃小龍門山著書忠文又言景濂足跡未嘗踰鄉里則景濂實未受官至京師也若劉文成伯溫則舉元進士為萬安丞江西行省掾史江

游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兩為元帥都事行樞密經歷行省郎中處州總管府判前後九政矣今措紳之論不攷本末輒以議宋公而於劉公不之及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晦穎國公傳友德卒十二月定遠侯王弼卒二十八年二月宋國公馮勝卒八月信國公湯和卒信公封王謚美備極恩禮所未聞者襲封耳若穎宋二公之卒在藍涼公之後一應恩典俱從削奪以鄭端簡吾學編暴卒例之其為賜死無疑但實錄為宋公立傳備言其功罪所謂為大將馭眾無紀律其征納哈出裨將有盜胡馬者勝斬之以徇然亦自掠胡馬至使閹者行酒於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又胡王死才二日強娶其女失夷狄降附心上以此深責之然是十八年事耳以後數佩印巡邊加太子太師恐未可據以為罪狀也至穎公尤不可曉自洪武元年以後北征



史乘考訂  
卷二  
及平蜀平滇功冠諸將不聞有纖毫罪狀見疑以死而史不  
於卒時立傳却於封公下及之與藍涼公同例永樂中又不  
為置後豈藩邸時有宿歎耶至湯信公雖號宿將為列侯首  
而毘陵之失忠鑄之誥券瞿塘之退縮載在詔勅至恩禮優  
崇有群公所不敢望者蓋首倡解兵退休之請深中  
上心而晚年風疾不能言動又有以安  
上意耳定遠亦不立傳女為楚招王妃以昭王行實攷之蓋亦  
賜死家至籍也

高帝末年大將有功名者誅僂幾盡而  
秦晉二邸亦先薨逝無非授  
文皇為祛除之地耳史之典諱甚多不可枚舉

洪武三年馮宋公勝為征虜右副將軍引兵擅還京師為  
上所切責按馮勝初名國勝以平吳功進大都督府右都督兼  
右詹事至北征復稱都督同知馮宗異宗異其更名也意者  
初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其左右都督俱從一品後進一品  
而同知為從一品宋公因從品改官耶將有別故鑄秩耶二  
十八年卒見

國史甚明定遠黃金為作傳云悉據金陵馮氏家乘內言三十  
二年十月十日卒

朝廷哀悼遣祭勅有司治喪以閏十二月五日附葬子男九皆  
先卒恐誤

國初事蹟載廖永忠僭用龍鳳章服不法事處以死刑辰蓋  
其時人當不誣而攷之

國史洪武八年德慶侯廖永忠卒為之立傳且載其功頗詳又  
云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而功臣錄吾學編皆因之  
則辰說誣矣初但疑洪武三年以前功甚大當封公爵以所



善儒生窺意而止三年以後下四川之績見於御製讚所謂與傳成雙而迨其沒也乃不獲一爵一謚同於吳良顧時輩何也及攷洪武十年特赦江夏侯周德興罪召將相大臣戒之內云廖永忠數犯罪屢宥不悛又復僭侈失人臣禮甚矣永樂十五年都察院劾奏錦衣衛都指揮紀綱獄辭內云德慶侯廖永忠為開國功臣以僭分犯法而被誅乃知永忠實已殊死蓋

高帝一時之忿不暇寬處既刑而後悔之且念其功故加賻葬且使其子襲封修史者緣而為之掩諱耳廖馮二人尚於卒下立傳而傳潁公王定遠僅於封爵下立傳則二公之禍當尤慘也

高帝御製集有諭罪人曾秉正謂其性資聰敏且能幹辦在職時凡有言計朕嘗聽從何期計出多端乃有效古殺身之姦豈不愚哉朕向憐才能免死免竄使還鄉里爾驚四歲小女聲曰為資以題是其心之正也乎所以昔人有云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今爾既不能為人之父寔難推於世故閹之不致生人陷人是其罰也攷之於史乘政由刑部主事遷陝西叅政未行時設通政司特留為使官亦尊矣所謂言聽計從將事寄不小矣其既閹之後不知用入內職否將因此而殞否史惟於歲後記別用一通政使而於秉正罷斥之由一不之及豈脫畧耶將有所諱也謂劉基初見

太祖問能詩乎基曰儒者末事何謂不能時

帝方食指所用班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洒淚痕斑

帝輦感曰秀才氣味基曰末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



借問

帝大悅以為相見晚此詩甚奇俊恐亦附會語蓋伯溫初見與宋濂章溢葉琛同不應獨有此問而黎眉公集不載應制之作必非真又謂伯溫將死遺命焚屍揚灰勿葬平生所讀兵書盡送

朝廷

高廟聞之遣使至家索書其子盡言

高廟甚喜欲為營塋其子以父既焚對

上不信故今青田有伯溫墓然實空坟耳按伯溫素精堪輿必不肯不擇一歸地以為子孫計且

帝疑雖漸釋而讒者方在事焚屍揚灰之說其不落聞口幾希恐至愚之人亦不為此

震澤紀聞謂

太祖既有天下謂誠意伯曰汝既佐朕定天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基曰有因成一小篋而用鐵汁灌其鎖以授之及靖難兵入

建文君開篋而視則絮絮一伽黎一剃刀一度牒一曰此劉伯溫教我也遂為僧而遁按誠意卒於洪武八年時

皇太子無恙建文僅踰歲耳何得預云云為嫡孫計乎此誤尤可笑

海蓋王文祿有明世學山尤怪誕聊錄其最無謂者其一劉誠意少讀書寺中一異人每出神則一月後為僧所焚其人神返夜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窓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同悟翊運為謀臣之冠按此乃宋人真西山故事也與誠意無與其二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令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



聖上開而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

聖上奕碁耳命對奕俄頃報太倉灾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上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脉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内使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内使已斃車中

上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輿象有變特奏聞耳曰何人為謀曰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為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即

上賜也按夜半開門奕碁尤近於戲行狀家錄不載金瓜之說而誠意未卒之前其反者惟一邵榮耳所謂西班衣緋何人也其三刑部尚書開濟

上一夕謂濟曰朕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曰昂奎用酪畢用鹿肉甯用根及果參牛用醍醐斗井

鬼用秬米華和密柳用乳糜星用秬米烏蕪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煮熟青黑豆軫用莠稗飯角底用諸華飯亢用密煮菜豆腐用酒肉心危用秬米粥尾用諸果根作食箕用尼拘陀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豆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并肉胃用秬米烏麻野棗列於二十八金卓

上問何以知至否曰二十八金椅以紅綿剖鬆椅上至則世倒不至則世不倒如濟言燕畢其二椅世不倒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

陸下一宿臣

上疑曰卿欲作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聞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内宛然剖之可見也

上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按實錄野史俱不載此事尤誕妄



無疑其四  
聖祖憫常開平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開平曰  
好手已入朝至回內出一紅盒啟之乃宮女手也開平驚憂  
入朝儀度錯愕  
上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朕耶開平思盡吐其  
實  
上大咲曰再賜何妨且入宮飲酒解憂已命力士肢解其妻分  
賜功臣上厲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癩癩按開平  
有二子茂昇妻藍氏為玉姊開平卒後封王夫人抑何謬也  
又有王比部可大者南京人言魏國公達夫人妬而酷數辱  
公弗許置媵妾

上賜宮人二先後逼責之得疾死一日魏國公方謁  
上見其色不懌曰得復為嫂所毆乎公謝弗敢隱

上笑曰此易事耳因留魏公飲而密敕二健璫齋銅櫪往宣勅  
擒夫人中門左碎腦埋土中上建一觀音齋室魏公酒罷疑  
室成矣因秘不發喪予初駭其言無所經見後攷  
御製神道碑記其闕子女甚詳獨不言娶某氏又進封曾祖母  
母俱王夫人獨不封妻又謝夫人者叛將再興女也意可大  
言亦有據然至二十年後進封謝氏為王夫人且與開平事  
極相類恐俱未可信

### 枝山野記

高帝令宋學士濂作霽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為孝孺言之頃  
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即為代製文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  
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為今何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



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為亟懷之入朝  
上迎謂濂頌何在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又愕然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頭謝臣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  
方某代為之

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一論五策立方成

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往  
禮部宴命宗伯陪之復遣覘馬方據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留 為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

賚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按  
宋公以洪武十三年卒方君年二十餘其上書試補漢中教  
授在公卒十餘年後此非實也且宋公之愛方甚凡所贈送  
文皆極履歷之詳而乃遺其見

上事耶

開國功臣錄稱濮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累戰功歷陞都督  
僉事洪武初征高麗兵敗被執其王怒欲兵之真乃罵曰夷  
虜爾害吾之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夫有志心肯爾屈耶  
即割心以示之而死王大思遣人入朝謝罪併歸從行兵士  
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贈樂浪公謚忠襄表  
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雄師有子瑛生甫數月即封西涼侯  
坐藍王黨事誅吾學編及封爵考亦從之又別立濮英傳云  
為都督僉事掌陝西行都司事然攷之史有濮英而無所謂  
濮真也英廬州人累功至中軍都督僉事二十年大將軍馮  
勝等既降納哈出師還命英以三千騎殿為虜所乘馬蹶見  
執絕食不言乘間剖腹死追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  
國金山侯謚忠襄明年加封樂浪公尋封子瑛為欽承父業



推誠宣力武臣西涼侯後坐藍黨誅按瑛以二十一年封二十六年誅相距僅六年而云生甫數月即封侯一誤也洪武中未嘗與高麗交一矢而此云征高麗兵敗被執二誤也功起羣將智邁雄師乃旌廖永忠門語而此以加之英且謂之忠義可耳所謂班超與智邁者不相符三誤也何後先諸公之不改乃爾封爵考又有刑部尚書金純歿贈山陽伯尤謬有賜沐陽伯者戶部金尚書濂也

雙溪雜記言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是時官制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讀學士正四品景濂為承旨致仕銜稱嘉議大夫卒後官制方改此言謬也

功臣錄胡泉傳子顯代父官都督同知掌武昌護衛事十九年隨楚王征古州等處以功陞前軍都督僉事仍侍王二十

一年八月以護衛兵奉普定侯調隨靖寧侯征東川龍海諸蠻部招集軍士馬疋數多克州城十有九珍寶貨貝悉獻朝廷二十二年七月還師封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梁國公帶俸三十三年追誥券革爵安置臨襄永樂元年五月王奏召回除

皇陵衛指揮僉事三年改鳳陽衛九月陞指揮同知十三年卒蓋以姊為貴妃楚王母故也攷實錄不為顯立傳至二十二年十月內以靖寧侯葉昇擒賊首夏得忠賞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十疋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等次之則此舉實與顯同封賞者也視洪武平原諸賞獨優厚豈以顯枏房之故連及之耶然實錄俱不載顯梁國之封而諸公亦止賞典實錄又稱藍玉破北虜功最大擬封梁以私元主妃毀闕逐御史罪僅封涼夫以藍玉所不能得而顯得



之何也攷永樂實錄三年五月內不載楚王奏而兵部黃及胡氏世襲親供甚明乃知國史之遺誤亦多矣

野史載羅復仁吉水人

國初為翰林編修乞休致  
太祖賜以一布衣而題其上曰性雖<sub>粗</sub>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歸於田里按復仁以弘文館學士致仕

上賜之襲衣玉帶名馬坐墩鐵拄杖之類有勲舊大臣所不敢望者布衣歸田之說何所繇起也

野記謂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薄暮醉過之問何以為大功怒擊壞署額有司以聞明日入見

上怒詰何以壞吾坊曰臣與達同功獨達賜第而以大功表里陛下安乎

上笑曰汝何急也命有司即封地建二宅稱前後府按

高帝神武嚴威良兄弟封爵二十八侯中尚不敢有希覬而敢擊中山之坊乎鳳陽諸功臣俱有賜第豈皆擊坊而得者尤不足信也

國初誥命公侯同一品伯同二品子男同三品洪武十七年以吏部尚書余燦言俱同一品唯軸則公侯用玉伯子男用犀耳今子男爵革伯班秩俱在一品上而軸同二品小有未合燦有長者之望崑山人物志稱其父嘗為鑄工燦以吏部尚書歸省徒步候親戚戒投刺者勿言余尚書第稱余待詔兒也而實錄謂其用鄉人助教金文徵譖擅移文逐祭酒宋事露以縱肆伏法其矛盾乃爾且余自試吏書後未嘗歸省也

客坐新聞言藍都督王克雲南回就胡日星推數日星云公當封梁國公但七日中某與公同被難果七日誅按藍玉破



元兵後方擬封梁國公而以私元主妃事發改封涼國公又三年而誅不唯國公又三年而誅不唯國封不同與征雲南絕無關係今言封七日而誅尤誤

吾學編秦愍王傳及愍王碑俱言王嚴毅英武

上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賞罰歲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御軍嚴整所過秋毫無犯二十七年征降西番捷聞璽書嘉獎賞賚以億萬計而

國史於王事寄功賞俱略之二十八年薨而立傳也僅序其生年封爵而已至謚愍王冊文云爾以年長首封於秦期在永保祿位藩屏帝室夫何不良於德竟殞厥身又云哀痛者父子之至情追謚者天下之公議義之所在朕何敢私然則當是時

高帝之不滿於愍王著矣三十一年晉恭王薨

國史稱其聰明英說眉目脩聳美鬚髯顧盼有威容多智數又先後紀其事寄功賞甚詳而吾學編皆略之至

文廟實錄則云晉王亦聞太祖注意於

上自念己兄也遂生嫌隙後與

上皆入朝

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

上內懷憂思疾增劇遂懇求歸國二十三年與

上會征北虜乃兒不花晉王素怯兵既行不敢出

上待之久不至遂直抵迤都薄虜營獲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

口羊馬無筭素馳數千先晉王恐

上有功遣人馳報太子謂

上不聽已約束勞師冒險太子言於

太祖已而晉王旋師



太祖不樂及上捷報至

太祖大喜曰燕王清沙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太子言晉王未深入然張聲勢有犄角之助燕王亦未可獨為功又言燕王得善馬不進

太祖皆不聽按

高廟史成於

太宗時使晉王有陷

太宗意不應無貶辭乃爾豈

太祖以親故為之諱耶抑其時濟熿濟潢之交諉未行恭王之

謀尚未露也

史謂洪武二年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功臣之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sup>次</sup>沐英次胡大海

次馮國用次趙德勝次耿再成次華高次丁德興次俞通海

次張德勝次吳良次吳楨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復次茅

成次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於是命死者塑其像于廟祀之

仍虛生者之位初叅政胡大海等歿

上念其功已命塑其像于卞壺蔣子文之廟以祀至是復塑像

於新廟疑此記事者之誤耳據前列次序六王也其明年為

六公所謂生封公死封王者至二十八年而始定何以預知

李善長馮勝之不終而革之是時沐西平一指揮耳何以預

知其有功而列之胡大海之前蓋塑像虛位誠有之以後有

不克終者不得入而所定位次則據永樂初年見在者而言

耳此皆姚解諸公忽略之過也

田汝成記靄翠宋欽事謂都督馬燁鎮貴州以殺僂羅夷

羅夷畏之號馬闡王貴州宣慰使靄翠死妻奢香代立燁欲



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中小法當勘燁械致香裸撻之欲以激怒諸羅為兵端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同知宣慰事亦已死而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譁吾為汝訴而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馳見

太祖太祖名而訊之劉氏曰羅夷奉職七八年非有罪而馬都督無故聊蕭之恐一旦反謂臣等不敢昧死以聞

太祖然之還宮以語

高后曰朕固知馬燁忠潔無他賜第何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命高后見劉氏於宮中曰能為我致奢香乎曰能折簡召奢香與叩頭曰貴州東北可以通蜀而道梗久矣請為

上刊險平道為驛傳以通之

太祖曰善乃召燁入朝議事燁既出而後知之大恨曰孰謂馬闊王乃謂二妃子所賣恨不赫鬼方為血海也既入見

太祖責問之一不答第曰臣自分梟首而已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為汝除害矣乃封奢香為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

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賜賚甚厚命所過有司陳兵耀之奢香既歸以威德風諸羅皆帖服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匹餼廩世世辨納奢香死霽翠之弟勻安立今遂為安氏又云永樂初有顧晟者守貴州修燁政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田氏文可謂覈而事可謂奇矣然考之史有未合者按一統志霽翠元宣撫使阿畫子以順元宣慰使兼四川行省左丞降宋欽舊名蒙古仄亦以元宣慰使兼四川行省參政降以霽翠為水西宣慰使宋欽為貴州宣慰使而詔霽翠位在諸宣慰上欽卒子誠襲十五年誠母劉氏名淑真入朝賜紗羅襲衣又賜米三十石鈔二百錠衣三襲遣歸十六



年劉氏復入朝十七年霽翠遣妻奢香率土酋入朝貢方物  
賜文錦綺帛珠翠如意冠金環繡衣洪武二十一年二月長  
興侯耿炳文承制遣陝西都指揮同知馬燁率西安等衛兵  
三萬二千人屯戍雲南六月水西宣慰使霽翠貴州宣慰使  
宋斌貢馬賜鈔帛斌當是誠弟也九月霽翠尚以蠲逋租貢  
馬謝恩而明年正月進馬者則為霽翠妻奢香遣其把事人  
等蓋翠已卒矣二十三年宋宣慰奏苗蠻亂遣延安侯唐勝  
宗等討平之二十四年置永寧至霽益郵傳四十八貴州都  
指揮馬燁巡視謂未有郵卒請以戍軍應役二十五年正月  
都督何福討雲南都勻九名九姓及畢節囉囉諸蠻剋之尋  
遣人奏故宣慰霽翠妻奢香亦桀驁不服請兵討之不許十  
月奢香遣其子婦奢助及把事頭目允則隴佳來朝賜銀鈔  
錦綺甚厚至二十六年正月貢馬方物按奢香二月內獨有

貴州宣慰使安的稱貢而奢香宋誠亦絕響矣豈奢香歿而  
霽翠之弟安的代之為安勻誤耶將宋斌者亦歿而水西宣  
慰改為貴州貴州之宋宣慰降為同知耶史於土夷沒襲俱  
略不書第於貢賀賞勞一端尚可考見然所謂馬燁者都指  
揮耳非都督也都督誅死史必書之今闕不載而奢香之不  
恭在何福請討之前子婦奢助之入朝在奉

詔不許討之後若劉氏入朝其時

高后尚在后宫之宴或有之而奢香入朝則

高后已賓天二年矣奢香之代任與馬燁之在鎮又五年矣奢  
助之入朝又三年矣后宫之見與華蓋殿之宴何人也馬燁  
為都指揮而顧成為普定衛指揮使其時已著勲進都督僉  
事鎮貴州至永樂初復以鎮遠侯鎮之成之威名豈燁所可  
擬且又非顧晟也今貴州所隸驛分有名奢香者疑即其所



首建二十四年事耳

鄭莊簡公作直文淵諸臣表云監察御史許士濂請復三公府

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領太傅此言誤也洪武二十三年備東宮官屬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為太子太師涼國公藍玉曹國公李景隆為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為太子太保非三公也恪故燕山忠愍侯興祖子莊簡於列侯表亦不能詳

一統志於人物則云陶鑄蘄縣人為福建按察使有廉明聲以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墨偕召至京民為之詩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毛已而果復任至名宦則云陶屋仲為福建按察使劾布政使薛大昉云云亦如之攷之於史實陶屋仲非陶鑄也修志者孟浪乃爾

傳信錄謂

高帝鼎成建文即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已叔父行也給事中金華龔叔安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按玉堂清話杜審琦

昭德皇太后兄自寧州歸

太祖太宗皆其甥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

太后臨席

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又前拜為壽樂人致詞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拜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然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

李景隆二十四年加止太子太傅而永樂初稱太子太師蓋建文所加官也吾學編謂其時魏國公徐輝祖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陳迪加太子少保理亦應爾然是時尚書正一品



而以二品銜冠之所未曉谷府左長史劉璟傳邑人陳中州撰謂

高帝授璟為閤門使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令擊百官不法者後遷谷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府事鄭莊簡公亦因而筆之書吾謂此齊東野人語中州青田人誇大誠意伯家事而附會之耳金書鐵簡此優人彈唱宋八大王事也谷府長史豈有提調六府之理肅府在甘肅慶府在寧夏秦韓諸王之西安能遙制又時無趙府趙府

文皇第三子也吾不意莊簡之博洽而亦舛誤至此也

東昌之戰盛庸於取李累敗之餘而能鼓率諸將士以取勝可謂奇矣若真定之師能協力要擊事未可知也以後雖數角數不利然至京師已下而尚能軍亦一時巨擘惜時少一死耳而卒不免亦何益也庸在洪武中為都督而戰功不甚

著僅載冊其女為周郡王有燉妃當是修史者削其實耳

皇明紀畧庚辰狀元胡靖即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為狀元而廣次之

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湖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誤聞遽以廣為第一按革除錄言是歲王良第一以貌寢故改用廣且使紀略所載為真則文定何以不為第二而在二甲耶建文於文事極留心不應孟浪乃耳

革除編年言

太宗初即位日追封徐增壽為武陽王按增壽初贈侯再追封定國公而止未嘗封王也

客坐新聞言蘭溪邵都御史玘舉進士為御史值兩浙巡按闕推舉皆不得人

上即呼邵玘堪差辭以浙人不當往



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按邵公墓銘嘗按江西廣東福建而不言浙江此誤也

同年蔣評事勛言元末有翰林李承旨者徐太傳送至京上固欲官之不可乃命授

太子諸王書承旨第山人衣巾而日夜督責

太子諸王業甚迫

后怨之一日語

上曰李先生乞歸

上問何故恨米廩不中老人口

上曰此老乃不食我米放歸田後

太宗即位思之承旨已死召其子見不稱旨授行人司副今其後有為參議者攷國史琬琰不見李承旨事惟一統志有李士瞻者事元為翰林承旨楚國公子守成仕

國初為檢討然士瞻不及見我

朝永樂初以布衣李繼鼎為春坊贊善講經歸猶訪以時政宣德初用輔導思錄其子又西亭中尉載邠縣李希顏

太祖為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薦手自為書徵至京師命詔大本堂授經諸王有弗若教者以管擊其額

帝撫而怒以

孝慈言而解累授左春坊在贊善大夫永樂初引年歸詔復其家疑蔣所傳即其人也一統志亦載之第言在講筵不言至永樂初始歸又贊善大夫亦非洪武十三年以後官蓋中尉所傳若合希顏繼鼎事而一之者也

一統志載陳德文始興人洪武中以北平按察使使西域至撒馬兒罕按使撒馬兒罕者給事中郭驥傳安而無所謂德文也



十二年又稱永樂古麻刺國王哇來頓本親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謚曰康靖勅葬閩縣有司歲時致祭考之史乃其國曰古麻刺朗王曰幹刺義亦敦來朝錫賚甚厚還至福州始卒賜葬閩縣一統志修自內閣諸公而與史抵牾者當時只遣人於各省採事實而不知攷國史也  
洪武二十八年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永樂五年始還朝各改禮科給事中七年郭驥使本雅失里為所殺十四年命傅安封別失別里納里失罕為王後復留滯虜中至宣德元年始歸前後近三十年留虜中者十之八九然僅給勅命耳睦挈為著傳云永樂初以都給事中使歸告老使一品服致仕月給米十石夫八名此皆妄談不足信  
傳信錄言我朝

宣宗章皇帝乃

建文君之子也云云不可筆末又云之於書

太宗崩

仁宗嗣立

皇太孫在南京未幾有一太監王姓者曰

今上聖壽不永

殿下宜早為

宗社計遂密以小舟送之還北京數日而

上崩

太宗既以

宣宗為太孫未嘗明言其為建文之子而

宣宗年幼失所恃亦不自知其身所自出自後而

英宗

憲宗而



孝宗以至於

今上亦皆不自知其為建文君之孫也此事殊誕妄可惡夫壬午之後吳王諸弟悉幽死建文之子亦在幽至天順中始赦出何緣獨有此舉况

仁宗崩後

宣宗以六月辛丑始至京師豈有不召而先至之理  
文皇入金陵時

宣廟已四歲今云二三歲又時尚侍

仁宗於北平事甚明大抵出梁億宵人語不足存也

客坐新聞言曜州張統字某有學行尚氣節

國初以人才詔赴京師初試部職建文時歷陞雲南布政永樂初召回臨行與妻子曰吾荷

先帝知遇起在草野一旦叨此重名今國事已移去則何為惟

一死以報國也偕至鍾山下有深淵名龍潭張乃沐浴具冠服向淵慟哭再拜投於潭而死其妻與二妾四子見張投淵皆大慟繼之家僮及隸卒各二人咸慟哭云相公娘子輩皆為國亡我輩不為相公而死乎亦把臂連死于潭於戲千載之下孰謂無田橫者乎按張統洪武末以雲南左布政召回拜吏部尚書初謁

太宗賜勅慰諭最後乃經於後堂耳啟南所紀無一實

文廟是蹇夏三楊諸公手筆於方孝孺等直著其抗命之跡可也乃曰孝孺叩頭乞哀

上命執之下於獄嗚呼是何心哉議者專罪楊文貞恐未必盡

出文貞手

故國史

開國功臣錄言長興侯耿炳文授真定陣亡高氏鴻猷錄亦因之按



成祖即位後有勅諭各鎮大將復任炳文在焉永樂二年禮部  
言炳文家用龍鳳服飾

帝曰

先帝老臣亦為是乎速改正之則炳文非陣亡者改之吾學編  
蓋炳文以被劾自盡耳炳文諸子為都督及尚江都郡主進  
駙馬者俱不獲令終

又言

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否對曰有二子

上令帶來看琥引入見

上喜曰都好即令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俱為駙馬都尉  
一日琥從外歸二子迎侍琥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  
矣父腰金子腰玉公主偶為

上言之

上曰此亦欲腰玉耳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薦至封侯西寧此  
又大誤也西寧侯自名晟其二子曰琥曰瑛俱駙馬又靖難  
之初晟以中軍都督僉事題附即陞左都督而二子始就選  
為駙馬父金子王之說何自而起也

吾學編稱西寧侯宋晟卒贈鄆國公謚忠順鄆國忠順公嗣  
侯瑛沒於土木而追褒者也晟之卒有祭墓而無贈謚

遼東破倭之捷莫重於廣寧伯謚忠武劉榮遼東志以為劉  
江水東日記載其事而疑其姓名攷之

國史蓋榮父名江卒於戍仍父名補伍累功至右都督當奏捷  
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後具其事始改名榮也余於宛委餘  
編有載父子同名者以為異而榮亦其一云成化間修史者  
於其孫安傳謂劉榮封廣寧伯子江襲可謂鹵莽之甚一統  
志則又承其誤而云劉江桃源人燕山中護衛百戶靖難有



功累陞中府左都督又云劉榮宿遷人襲父職靖難有功進封廣寧伯不知左都督之劉江即榮舊名也其孟浪乃爾枝山野記言靖難時有將官劉鋼者勇力絕倫功甚著以中軍都督僉事久鎮遼陽心甚不平因內侍狗兒訴謂已勞在諸功臣右而獨不得封爵狗兒乘間言之上曰朕觀劉綱相甚薄吾豈負功各賞者哉愛其人欲多侍朕幾日耳既而倭寇犯邊綱帥師往討一戰擒之誅其類無噍遺遂封廣寧伯受封之日拜家廟不能起次日薨文皇嗟嘆久之按所謂劉綱者即因劉江而又誤者也以中軍左都督鎮遼東

文皇語有無不可知然以永樂十七年八月壬子封至次年四月戊午卒今云受封之日拜家廟不起抑何舛也

陸子淵玉堂漫筆言鎮遠侯顧成卒贈夏國公非夏也夏上少一畫當作虔音讀余為比部郎漫以問今侯寰而不能對謂侯家紈袴忘之耳徧考廣韻玉篇洪武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該博別有據耶然贈國大典寧有舍洪武正韻而巧為字者好奇之士不諳典章乃耳不足信也攷碑誌及史俱無此說

子淵又言

太宗朝鎮遠侯顧玉非也顧名成永豐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亦非也是歲會元楊相刑部題名記有駙馬都尉富陽侯李讓執掌部事而吾學編亦因之大誤也富陽侯沒在永樂四年其時北平初為北京有行部而無刑部侯之所掌行部耳即布按二總司也吾學編又於駙馬都尉灤城侯李堅傳云或曰堅子莊嗣侯謚威壯徧攷皆無之



枝山野記謂永樂中征安南黎民降有三子皆隨朝其孟曰澄賜姓陳為工部尚書澄善製神槍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世為國子生其仲曰騰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令一人世襲錦衣指揮此殆影響而未真也黎季犛之次子曰澄即所為偽相國越王大王者季犛及蒼既長繫澄赦出監造內府器仗累官工部尚書子叔林亦累官工部侍郎食尚書俸不聞其賜姓與所謂鄧騰也

一統志於壽州張勇云父興靖難時力戰創重勇代領之以功封安鄉伯而不為興立傳按代領眾者張勇而封伯者實張興也興封五年始卒七年勇始襲爵興無子勇蓋其從子云

枝山野記謂駙馬梅殷受遺詔誓劔勉強釋兵以直言取忌忽密旨令駙馬王云募能刺都尉者官超三級王廉知失機指揮許至發到囚四十餘人奏報

上大悅令其夜伺其早朝到小舟打竹橋擁其登舟待行渡脚板即掀擠其下水淺不能沒奮舟駕其背而死大長公主朝號慟語

太宗命即捕許至等語問曰汝於梅尉何仇對曰有旨上怒即命金瓜槌折其齒併其從皆斬打竹橋以報都尉其三子皆至今世襲指揮使云按謀殺梅曦而發其事者都督許成亦無所謂許至與王駙馬也深曦挾私恨及窺伺有之奉旨則否矣

水東日記宮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員迎後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



聞公蓋懲英國殺黃叅將故事耳考之正史及三下南交錄俱不言公僂黃叅將事按黃叅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為黎李犂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為膺揚將軍中無職寄從軍自効內云賊依天隄山等處而以兵由生厥潭舍二江渡犯官軍新城侯輔遣中等擊敗之以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黃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典尋命掌文趾都司黔公之敗毅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絕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為輔所僂耶葉文莊之所謂懲豈

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為其功成而後寬之且諱之耶記以備考

李文達日錄紀鐵鼎石死義事甚烈二公皆鄧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文謂公死後二女入教方數月終不受辱有鉉

同官至二女為詩以獻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按二詩首章所謂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者何人乃敢以此詩聞

上乎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按立齋間錄云公於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典刑于福安發河池千戶阿克軍康安先於鞞轡局病故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一女四歲發教坊司文恪以精核名而紀之不審如此然當時以鼎石非內朝臣故數寤上且不屈而尚未至族誅

陝西通志載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暫奏對辨

上器之召吏部授為左布政使吏部言惟一陝西缺係本土不

宜授



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鄉耶既拜詔賜免死券官其子錦衣  
指揮按

宣廟實錄俱無楊弘姓名與舉人授布政使事而成廟時有西安楊恭自刑科出為本省右布政後坐法謫為辦事官復職卒此必通志誤傳况鐵券免死擢官錦衣皆非常之典以授一選人甚無謂也

枝山野記言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惟劉子欽袒臂席地酣睡蓋時初飲罷子欽被酒竟入夢耳

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臥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工部為辦事吏子欽略不分訴遽謝恩起而出外至邸即買吏巾條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爾特起迎

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與傍群胥等偶少頃

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云云

上歎曰劉子欽好沒廉恥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恥令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即一日間也客坐新聞則言是吉水羅公名汝敬永樂初為翰林庶吉士時亦好奕一日

上賜問失其奏片為刑部吏

上使人覘之羅具吏巾服侍立於堂有使復

上曰羅汝敬如何不在眾不敢諱奏對如故

上怒斥刑部為隸卒羅又復具服執杖列階下

上又廉知召至改刑部主事歷陞工侍云此二事殊相等按羅



為庶吉士時曾戍交趾出都門三舍而復不知有作吏事否  
○雙槐歲抄言袁廷玉嘗以事過蘄見一婦乳女於其縣傍  
廊哭甚哀問之云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畢即行矣廷玉  
惻然與俱至肆所詰其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下度日  
今缺戍為族人賂卒長以我行廷玉為相曰此尚書骨也勿  
慮因代償其酒直貸米二斗贈之曰苟富貴無相忘金至戍  
以下幸

文皇後累官至兵部尚書兼詹事余得廷玉家藏一牛腰卷自  
戴九靈所著傳洪武初至永樂七年諸公跋其術之驗者無  
慮百人而不一及金公事且今於其時方鼎貴苟念廷玉恩  
德何不為一跋酬之此恐傳會之談不足信也

傳信錄言

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漢玉英邁類我太子不  
如也於汝意何如縉曰太子守成主天下之本豈可輕動

文皇默然縉出遇

太子謂曰

陛下愛漢王殿下恐不得久在東宮矣

太子憂甚明日遂投井左右救免

文皇聞之召太子問曰我初無以庶易嫡之說汝聞之誰耶對  
曰解縉言之耳

文皇怒遂置縉於詔獄久之掌衛事指揮紀綱請曰縉久在詔  
獄實無大罪願

陛下赦之

文皇大怒曰朕以彼為死矣乃在乎綱知  
上必欲殺之既還遂召縉出獄對之流涕飲以燒酒既醉遂埋  
於堂下雪中頃刻而死按解公初以泄其語為漢王所訴出



為文耻參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旨下獄久之竟以舊憾盆死金言太子投井隨即下獄大誤海涵萬象錄言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尚書蹇義侍郎久缺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郎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媚且久因觖望日言於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就不得蹇欲奏難於眾論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得與列巡撫之名自趙新始按尚書侍郎巡撫起永樂十九年趙新陞侍郎在宣德五年巡撫江西然非自新始也且新後誠始遷

雙溪雜記言永樂間胡廣等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非久也是時胡廣楊榮金幼孜俱兼文淵閣大學士

野記言永樂初狀元本曰李馬

上改馬為麒麟而麟除名故今人罕知按是科為戊戌蓋永樂十六年也本名馬

上於傍益之以其曰李騏迨唱名莫有應者騏以二十二年由修撰屬疾聞

上晏駕榆木驚悼疾甚卒今云騏又云除名誤也又謂是歲進士有林廷芟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用為近侍問其籍貫林以鄉音對上嫌之乃擬為某部官林退數步復呼回曰老蠻子也沒此福改為某州知州改戊戌登科錄亦無所謂林廷芟者其誤可知

野史謂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秘不發喪銷錫為柙固之即殺工滅口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名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家無知者



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文靖一時鎮靜之功不可及也按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協成之耳

仁宗特有勅陞賞文敏論功甚詳據史上以六月辛卯崩於榆木川壬辰學士楊榮與御馬少監海壽以壬辰傳密旨甲辰至行在

皇太子命太孫往行營仍報訃各王諭中外丁未成服太孫以己酉至雕鷲谷至

御營發喪六軍號慟文武軍民人等以辛亥迎於居庸壬子龍輿入大內然則所謂

太子在南都與喪達京師豈無知者一何舛耶小說云尚書呂震有通才掌禮兵刑三部事

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琪撰祭文姚題作祭寶壽縣文

上進

上大怒曰何舞若此命置姚于獄侯旋師坐譴師至榆木川

晏駕

仁宗登極命震治此獄震擬進曰本名旗壽姚琪寫作寶壽作字體差訛當作某罰

上從之攷永樂洪熙首尾既無洗馬姚琪與下獄釋罪事而是時刑部乃尚書劉震亦不兼掌也有姚友直者嘗任司經局洗馬出為滕府長史於水樂元年進左叅政仍掌長史事後官太常卿恐亦非此人

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為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儼健實為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者俾來驗之亦不識也曰吾賜汝肉汝兩手俱有所



執伏於地而口取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葬  
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  
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為府土官知州岑  
瑛為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  
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托而逝者汝不聞金川門之  
事乎云云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識之其說亦  
如諸公攷之史第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  
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亟返邦  
國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  
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鈞州白沙里人洪  
武十七年度為僧歷游兩京雲貴至廣西

上命錮之錦衣獄四月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此事與  
應旂所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  
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年正統五年當七十四  
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

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  
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於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  
故府未聞其陞州為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其一牢  
落江湖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  
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  
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其二其三皆題於金竺長官司羅永  
菴者風塵一日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  
龍歸蒼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  
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閣罷榜嚴磬懶敲笑看黃  
屋寄團標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迭歎久忘飛鳳輦  
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似不



及前詩之悲切而自然然恐皆好事者傳會語也大抵建文  
 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蹟以終必不肯出而就  
 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野記云永樂劉行業端父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洛水一  
 女水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遑遠  
 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叩頭本土族今舉室墓魚  
 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猶能返汝  
 立命人送之還則茫茫然大川耳親識皆絕復載歸命善視  
 因為擇婿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君非構意室之縱使從人未  
 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侍中櫛劉固不可諭勸數四久  
 之乃處二室生二子長大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即布政叅議  
 寅之也按永新縣志劉文安公母夫人劉氏邑虎溪田家女  
 也始石潭先生年四十餘弗嗣余高王父帥正翁與先生故  
 友善因勉以副室計先生曰吾亦念是久矣奈何帥正翁曰  
 虎溪吾佃家媪有三女長者年及笄矣而尚未有聘者先生  
 領之翁歸乃謀之高王母劉夫人旦日高王母託通家相好  
 故期會先生之適室歐陽夫人於虎溪密約夫人袖釵環為  
 女聘而弗令其媪知之至則已有陰泄之者矣媪長女遂先  
 匿後山松樾中弗可名高王母乃躡語歐陽夫人曰今所見  
 次者雖差少然固甚俊拔解人意取聘移之不可乎歐陽夫  
 人深然之高王母乃起執次女袂曰吾固知若福女也即以  
 釵環強加焉踰年遂生文安公後留氏累被封褒四子二女  
 並貴顯出入禁闈享榮盛數十年年九十乃卒福女之云豈  
 虛哉今小說妄載先生納水漂女重誣先正所自出不可無  
 辯故特詳著之志為尹臺宗伯所撰當不謬楚記所載故飾  
 美耳然留氏實劉氏尹公亦未免以同姓諱也



美言哉... 宣德中... 太子輻... 四朝舊臣請從末減... 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可發為邊吏建安對以士可殺不可辱發邊吏死等耳始戍輻遼左而觀從養然觀在永樂十二年實以刑部尚書謫為本部吏至明年始復官故一時之議有此

史乘考誤  
據揚文貞

三朝聖諭錄謂宣德中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與其子輻俱以賊敗法司議置之死文貞及建安公以

雙槐歲抄言

宣廟東宮臣禮科給事中戴綸以直諫忤旨後官兵部侍郎下獄并諸父太僕卿希文籍沒希文幼子下蠶室後至司禮監太監有聲即懷恩也然懷恩係蘓州府人姓馬氏見實錄甚



天順日錄言

宣廟初諸大臣唯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着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不樂居數日初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實疎之也按三朝聖諭黃在淮漕文貞公薦之為南京戶部稍均勞佚耳且是時惟蹇夏二楊及胡忠安常入侍不聞有對奕之說似未可信也攷之史以為

太宗朝事恐亦未可信

太宗嚴重蓋未嘗與群臣博奕而忠宣當其時亦多鎮外不常左右也

野記言陳祭酒敬宗在留都豐城侯李隆留守公過豐城夫人即公主也聞公飲量欲闌之竟日不醉按李隆乃襄城伯也雖督南京守備原無尚公主又豐城侯李彬子賢襲侯亦嘗守備南京而無尚公主

菽園雜記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府州縣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為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麩一盤楊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先奉直公時客淮揚親聞其事按楊返展墓錄雖一驛丞相見餽一雞必記豈有過淮揚獨不書取公理又其中云聞有耿運同者亦可當是前說虛耳

枝山野記言

張太后大漸乃召三楊於榻前問朝廷尚何有大事未辯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納之神宗皇帝謚為其二云云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而傳之后默然未答三楊即趨下叩頭言三事臣等謹受顧命遂出憲章錄亦因之按

張太后遺詔今存未聞有此二事也

憲章錄載馬順害劉忠愍球事謂持刀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隣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見其顏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類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娛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勞堪類編亦因之據此則

小校乃取清惠素所狎侮者也取公正人豈宜有此且劉忠愍以正統八年下獄取公方為兩淮鹽運使至十三年註誤被逮赴京事白遷刑右侍何嘗相及而敢於矯誣乃爾

立齋閑錄謂

朝廷旨意出內閣臣調進藁底居閣中謂之絲綸簿其後為宦寺取入中禁徐有貞既得權寵乃請於

上如故事還簿又一說謂楊文貞告展墓恐權歸於次相文敏乃以絲綸簿送內暨文貞還請之不復出矣兩說俱無據而後說尤孟浪底藁原在閣中謂之絲綸簿而當時文貞文敏偶以資序先後耳其委寄寵禮同文貞何緣以展墓而歸簿也嘉靖初言事者攻文貞且請簿詔詰責之乃已野史之誤人若是

餘冬叙錄記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太皇太后指裁為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  
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等兩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  
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遷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始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聞宣太監王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刀振頸  
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國家多矣我能聽帝暨諸  
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公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母儀  
天下之力也攷楊文敏行狀及楊文貞

三朝聖諭錄最為詳備然以茲事言則影響云云



宣宗時事也王振之說恐無之按文敏行狀云二月乙未

宣宗侍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庚子

上以

皇太后命召見公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

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

祖宗福祐家國亦唯卿等贊翼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紵絲表

裏

聖諭錄所載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傅士奇太子少傅榮太

子少保幼孜太常卿溥入見

太后云云略同後還京士奇嘗獨對

上曰前日

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汝言

皇考往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與任事不任事皆有識評謂輔

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持正言不

避迂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為迂而不從謹之謹之

攷史所記亦略同至正統中絕不載

太后召見諸大臣事夫以



太后召見大臣於朝廷為盛事於諸公為盛過責數王振為盛  
德文敏行實與

聖諭錄何故佚之史於

太后之聖政王振之蠹國蓋妮妮焉何所諱而不書意者何文  
簡聚聞前輩之語喜而筆之不知其誤也

枝山野記謂

英宗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語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  
難自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無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臣第妾有父以  
臣貴久依臣臣嘗厚待之今被侵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  
未能去之也公意蓋欲上為屬之法吏罪而屏之耳

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然  
而以雙篋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誅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自嫉其  
父殆且留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或不可後或噬臍無如初忍  
情也公又伸懇再三竟不從校尉去頃刻報已兩斃公猶未  
出朝也攷此事別無經見文敏公給假省墓卒於武林時

英廟僅十四歲事皆

太皇太后主之何得有此舉動耶此事絕類前紀徐中山常開  
平事皆齊東野人語也

王靖遠墓志彭安福時撰謂虜酋阿台朶兒只伯數寇甘梁  
命公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  
不嚴嘆曰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明日集眾轅門詢平日  
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徇一軍震慄據史則  
云都督蔣貴僉都御史曹翼統兵勦胡寇駐漁兒海子以都



指揮安敬言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都察院劾貴等懷姦失機宜治以軍法

上命尚書王驥責貴死狀僂敬軍中以徇然則靖遠之誅敬以中旨耶抑便宜行事耶誌文所載絕類狄招討僂陳汚事雖快人意恐當以史為據

李文達有經世才其所持論麓川事甚正但公生當其時而所紀有不能無抵牾者謂麓川初叛沐晟尚在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此大誤也按正統二年十月雲南南甸州知州刁貢罕等奏麓川宣慰思任發侵奪其所轄羅卜思莊等處二百七十八村乞遣官齎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詔黔國公沐晟處置以聞自是思任發不奉詔因而發兵侵

噬不已而討捕之

命下矣然每歲未嘗不招撫也後遣沐晟為大將總兵而都督方政等為副以鎮兵從行政為前鋒破虜逐北渡潞渡遇伏敗沒晟遂巡不敢渡引兵還上疏請罪逾月遂暴卒人以晟為伏毒最得其情矣今云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何也晟卒後命其弟昂以左都督代鎮總兵再討麓川又敗乃始議遣王驥蔣貴以大兵行文達又云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於人何利益而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兵連禍結以有今日此又大謬也

高帝命潁川侯以三十萬眾下雲南大理而文皇復命新城侯以八十萬眾下交趾以故諸土夷環雲貴二廣以十百計咸惕息而不敢動迨宣德初柳升王通再敗黎利而捐交趾與之中國自是輕矣麓川之所以騫肆為棄交



陟也若再敗於麓川而竟不誅則土官之弱者不五十年而為疆者有矣強者不誅而益強則中國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其所以失在中國之政不修而驥等之用兵未盡善也○田汝成作西南夷傳其於方政之敗沐晟之死與王驥等之用兵差近似而其他又有大謬誤者至以麓川為孟養云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王昏懦不能填緝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遂擁眾麓川叛孟養略取其地刁賓王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睿皇遣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征之兵敗沒按麓川本國初降夷宣慰使也曰思倫發時方有事於緬故增號曰麓川平緬宣慰司至孫思任發侵孟養地抗王師始伏誅有子曰思機發叛有其地累討之始走緬甸今以麓川為孟養而宣慰思任發曰部人又益一刁賓王及思機發為思機皆誤也夫以李公生其時田公官其地而尚不能無悞乃爾信乎史學之難精也

憲章錄言楊士奇子楊稷毆死人命數多逮繫法司至是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

御劄慰之曰卿歷事

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弼贊勞勩寔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聿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按稷行提至京文貞疾已甚矣論死未決

上故以勅慰喻之文貞卒兩月而稷以病死獄亦未嘗處決也今錄似誤

吏科給事中姚夔以交趾死事知州何忠未及謚請以侍制



王禕例謚之禮部覈奏報罷其後永豐知縣鄧顯死事特謚  
恭毅蓋偶因劉忠愍球之昭雪言官併及之耳固有遇不遇  
也張南園謚記載有何忠蓋祠額之誤  
菽園雜記言陳僖敏鑑視王毅愍文先入臺鑑為左都御史  
文為右都會更有右都御史一人文遂據中坐凌其上僖敏  
不與較此言恐誤也毅愍以大理卿先轉右都而僖敏鎮陝  
亦以右副轉右都自是更歲一代未嘗同在臺也僖敏出守  
河保禦虜而毅愍在陝俱轉左會得請代以刑部右侍郎耿  
公代之始皆以左都共事而僖敏資序在先然是時無右都  
也毅愍尋以陝西加太子太保却在僖敏前僖敏至易儲始  
加如之以後三左都有鹽山公保而是時位次則毅愍僖敏  
忠肅公  
傳稱郭太宰璉以正統十二年卒年七十七云永樂初任戶

部主事勤於職

太宗亦知之未幾陞福建右叅議時年二十四人呼為小方面  
按十二年為丁卯七十七則永樂二年為甲申三十四也三  
十四不當呼小方面豈其卒時為六十七耶攷之史

太宗初陞叅政其陞叅議時洪武甲戌為二十四也

客坐新聞言李四涯程篁墩童時以神童被薦

英廟試之云云非也按二公之年當是

景帝時事



通紀吏部尚書何文淵係於景泰元年非也文淵以三年易儲而加

通紀言擢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非也韓公還朝後遷浙江按察副使之任半歲以陳芳洲薦遷今紀載於十四年土木之變前亦非乃景泰元年事

景泰七年十一月丁卯以監察御史陳述薦處士吳與弼詔巡撫都御史韓雍禮聘赴京至天順元年始用忠國公石亨薦行人齋勅諭耳

菽園雜記言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稱則近年始及內官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會兵部與總兵官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

今上矣又量其時人當不誤但景泰中於肅愍奏議武清昌平



今侯俱稱總兵官勅書奏疏皆然恐不起自成化也所謂坐營者蓋十營偏將耳

枝山野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為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

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

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為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此拆封其次一與厚第符合乃仍賜泰為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扣閣力辯迨覆試乃已後劉沒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焉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此為之地耳既而朝廷徇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為欽賜舉人按于肅愍止有一子冕已為府軍千戶是科陳芳洲王干之俱在內閣二子不得第上疏以徐泰事蟻考官而高文義奏請

覆試且言陳王之非事始得解今祝氏移陳芳洲之事於于肅愍而又移二公之請於高文義不過欲為外大父掩飾殺于肅愍之惡耳孔子惡利口之覆那家真斯人哉且是北畿非南畿也

又言虜擁

乘輿登陴臨視諸大臣在城下朝上虜以長刀簽一鬻燒羊於鉅端啖趙尚書雍趙徑開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嚙指曰好漢好漢按是時不聞有所謂趙尚書雍也當是王舍人榮以使虜進太常少卿後復姓趙天順復辟進尚書耳且

上皇在城外何由登陴而大臣却於城下朝也

野記又言大同宣府總兵定襄伯郭公登儒也將在鎮時虜卒入寇公出戰偶被執虜欲加害公叱曰我總兵也虜嚙指



不敢動即以皮帳臥公以垂四角以木梃舁公往見酋長又與公夾騎而行公體肥重虜以其不便於趨防護亦懈公忽縱身騰躍拉酋子隨攘其時仍奪其馬乘之突圍疾馳還營虜遣千騎追之不獲公之驍勇如此偉哉按實錄及定襄家傳並無此事蓋記李將軍段褒公事而附會之耳  
李獻吉作清風店歌極言武清伯石亨力戰之功而雙槐歲抄謂亨以都督僉事係獄赦出之亨與姪彪持長斧突陣所向摧陷鄭端簡所載亨傳尤鹵莽不實請得事事折之端簡謂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并械繫錦衣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

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按虜也先等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入寇癸巳大同總兵西寧侯宋晟等與戰陽和後口全軍覆沒惟右叅將都督石亨得免甲午

上親征啟行己酉降亨為事官俾募兵自効八月壬戌上蒙塵丁卯召為事官石亨為右都督掌後軍都督府管大營操練辛未封宣府總兵楊洪為昌平伯九月封亨為我清伯然則亨止克為事官洪在宣府初未嘗下獄也莊簡云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呼躡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兵少逼之亨率眾乘之蹂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憇我躡後亨遺謀者詒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囂亂相蹂踐亨悉眾乘之夫捷論功第一封武清伯按于肅愍碑謂也先兵至城下對我壘而陣



駕亦在虜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虜輕發  
一矢喜寧噉也先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計不應對壘  
七日是為十月望虜移蹕漸遠乃舉砲擊虜營虜死砲下者  
萬計也先大沮宵遁史稱武清伯石亨尚書于謙敗虜於德  
勝門外初虜以數騎來窺德勝門謙等伏兵於兩傍空房先  
遣數騎迎戰虜衆萬餘來追伏兵起以神砲火器繫之遂却  
都督孫鏜與虜戰於西直門外斬其先鋒數虜稍却鏜逐之  
虜益兵圍鏜鏜力戰毛福壽高禮俱往援之禮中流矢亨復  
分兵往援虜乃引却辛酉太監王敬都武興與虜戰於彰義  
門外興以神銳列前弓矢短兵次之報效內官數百騎列于  
後虜至以神銳擊却之報効者爭功自後躍馬而出陣亂虜  
衆乘之遂敗逐至土城興中流矢死居民皆屋以磚瓦擲  
之會王竑毛福壽兵往援虜遙見旗幟乃退壬戌虜衆由良  
鄉遁去其日進封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二說雖未盡同  
大抵武清大將持重鏖戰突陣之說未可據也且作史者果  
欲沒武沒清功何至沒都門之捷况亨自虜退即進封侯在  
京營虜奉

上皇由良鄉大掠而去以甲子出紫荆何嘗以兵追之而有  
此談也

傳又言亨生子未彌月

上令負兒見之封為鎖定侯攷無此事又云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  
既死法司請瘞亨屍

上念亨欲從之問李賢請畫法斬首

上不肯竟瘞亨而憲章錄亦於三年二月內係斬石彪於十月  
內係下石亨獄按史天順三年八月石彪以噉致仕千戶楊



斌等保留下獄考竟九月亨乞養疾十月開住四年正月亨  
下獄籍其家二月  
詔諭郡臣致書

親王其月癸亥亨瘦死法司請僇屍榜示天下

詔姑瘞之用李文達請也又四日丁卯誅石彪然則端簡之傳  
何嘗有一語實耶

又言以奪門功封亨忠國公彪為定遠伯按彪時在大同以  
天順元年為右都督破虜於磨兒山斬首一百四十級生擒  
二十人獲馬二百疋封定遠伯再破虜二萬於安邊營生擒  
四十七人斬首五百一十三級獲馬五百一十疋驢騾牛羊  
二萬餘進封侯傳以彪為奪門封而俱略其戰績何也  
憲章錄謂

上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又啖內閣  
諸學士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命廷臣俱兼宮僚王直胡濙  
俱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太子太傅儀銘俞士悅楊善王  
文王翱何文淵太子太保蕭鎡王一寧太子少師商輅為兵  
部左侍郎兼春坊大學士滿朝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而黃  
竑之邪議起矣此大有誤漏內閣之賜銀在易儲先而賜黃  
金在易儲後若諸公之加師傳正與易儲命同日下非所謂  
滿朝感惠也當時左都御史王文楊善俱先以勞勩加太子  
太保其加太師者勳臣則陳懋石亨加太傅者勳臣則柳溥  
加太保者武臣則張軼文臣則陳鎰石璞加少師者江淵加  
少傅者俞山加少保者俞鋼羅通李錫蕭維禎而今皆遺之  
○尹文和記二事史不載而破核者于肅愍謙久病議添設  
一尚書助之江淵先生在内閣數窘於同事者欲出理兵部  
眾因而史之江悅因屬高文毅輅擬旨坐便室中方下筆王



毅愍文先起入商所以指畫石兵江工四字陳循先生尋入亦如之商乃如指畫訖封進江不省明日調工部石璞於兵部而出江於工部始大驚恨寰宇通志成內閣承密旨進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兼殿學而商文毅輅獨擬陞兵部尚書錢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諭德兼侍讀黃諫自編脩擬進中允屬商公繕正商退錢作編脩若誤筆者陳公請如初擬商言錢既越衆陞二級兼官豈宜復陞乃止付司禮太監王忱封進既別王毅愍復送出門耳語忱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奈何獨陞忱領之明日

旨下商僅兼太常寺卿乃愕然不滿按是時陳公循以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加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高文毅毅以少保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凡五官王毅愍文以少保吏部尚書俱加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商文毅以兵部左侍郎加太常寺卿兼左春坊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凡四官亦時制一變也未幾而兼官俱削矣當時商公最後進官亦卑然能於稟擬間斟酌如此而王毅愍之強與內璫之相結亦畧可見史謂錢溥與商文毅不悅作老秃婦傳以譏之商略不與校想當為此事

易儲之際人不致而以譏于王公二甚無謂也于公所職者六事而已居密勿主此謀者陳芳洲輩也執筆首此議者胡忠安也為六卿首者王文端也芳洲輩初與高文義賜銀百兩江淵王蕭商輅三公半之事定復各賜黃金五十兩文端忠安俱加太子太師而于公不過太子太傅而已王毅愍以正月與興濟加太子太保至增置宮臣之際蓋王不與陞而于不與賞也大槩畧可推矣詔諸公二俸俱支皆䟽辭而于獨再辭不允今奈何以易儲議之



枝山野記載

英皇在虜中素彬哈銘外又有沙狐狸者亦衛士効勞甚著  
駕旋沙不及從虜給以部曲為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為富貴  
大族弘治初知其子故在歸驗實賜官某衛千戶第宅一區  
按沙狐狸者本名李成在虜中以諛諧日侍  
上扈蹕歸後南城復辟擢哈密大通事錦衣指揮僉事而成為  
百戶成尋徑入內府求陞職  
上怒下錦衣衛鞠之銘與達官也先帖木兒謀欲脫其罪俟  
工幸太監吉祥第為奏請

工知事由銘併下獄謫銘貴州衛副千戶後以赦俱復官銘以  
荆襄功進錦衣指揮使至弘治中猶為大通事沙狐狸後雖  
不知所終然以從

工蹕歸而所云留滯虜地至弘治時始歎塞者皆謬也憲章錄  
亦因之遂於弘治紀內明著其事

吾學編也先敗死事云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  
先為太師言於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  
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為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荒  
於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刺聞哈刺且  
叛益怒欲討哈刺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鴆之哈刺子嘔  
而出嚙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刺哈刺陽不知益敬順也  
先也先以哈刺畏已防稍懈哈刺伏眾俟也先出獵襲也先  
也先倉皇戰敗走從數十騎投阿失未至復自疑半夜棄此  
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  
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為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  
諸部遂分散按史謂也先既繫殺其主部眾益盛遂自稱田  
盛可汗別部大將阿刺知院求為太師不許遂有隙至景泰



七年也先遣其子守西番俾阿刺二子從行因令人持藥酒  
毒死阿刺次子阿刺詐報兀良哈盜已馬遣使請於也先取  
長子回同追捕之也先命其二弟<sub>五</sub>都王賽罕王統眾與俱  
臨行觴阿刺長子復毒之行至中途死阿刺怨益深紹也先  
二弟先渡川俟其既渡阿刺統部落三萬人徑趨也先所居  
先使人數也先三罪曰漢兒人血在汝身上脫脫卜花王血  
也在汝身上兀良哈人血也在汝身上天道好還今日汝死  
矣也先曰我今日有災明日與汝戰退與其腹心伯顏帖木  
兒特知院真孛羅平章等坐帳中會議時阿刺舊部曲卜刺  
禿僉院禿革帖兒掌判阿麻火者學士事也先日久也先不  
之疑因共趨也先帳中拔所佩刀刺也先并殺特知院等其  
眾遂散賽罕王聞阿刺攻其兄領眾七千躡阿刺後欲俟其  
戰疲然後乘之既而也先死賽罕王棄其眾乘橐駝十七隻  
南走為其下卜兒塔追及射死之<sub>五</sub>都王領其人馬西走所  
紀也先死事與賊黨姓名俱不同要當以史為確夫以也先  
之強悍慄賊而倉卒死於降虜之手中國自此息肩矣凡庚  
午之

駕還與也先之被刺皆天意也非人力所能為也

史言京師戒嚴馬<sub>高</sub>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恟恟群臣眾哭於朝  
議戰守有欲南遷者尚書胡濙曰

文皇定

陵寢于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為  
今之計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學士陳循曰于侍郎言  
是眾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思  
皇太后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  
陵廟宮闕在茲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茲一或播遷大事去矣



獨不監南宋乎因指陳靖康事辭甚切  
太后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按所謂胡濩于謙陳循之說有之  
第攷一時劉文安葉文莊諸公所記俱言侍講徐瑾召入倡  
南遷之議而太監金英斥之使出學士江淵乃更為固守之  
說以對遂得大用當是時內微金英外微謙幾搖動矣而史  
皆不載所載李永昌對

太后語裨官數十家俱不及也按脩史在成化初李永昌柄司  
禮方貴重用事而嗣子泰以學士在史館溢美之談大抵未  
足信也

史言

車駕次雞鳴山欽天監正彭德清勸王振曰虜勢如此不可復  
前倘有疎虞陷

天子於草莽振怒詈之曰脫若有此亦天命也德清既陣亡尋  
用振黨籍沒家產所謂黨者論其平日事耶

史於何文肅公喬新卒條下謂景泰初易

皇儲草詔大學士陳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其父吏部尚  
書何文淵適在側即應聲曰父有天下傳之子迨天順改易  
與謀者多斥罷喬新時為刑部主事因見黃竑徐正處以極  
刑恐禍及已乃貽書勸其父引決文淵果自盡士論耻之此  
亦焦泌陽懟筆也正德中柄史者力為辨其誣然考之天順  
錄云致仕後

上復位革宮保文淵自以與議易太子首發父有天下之言慮  
有奇禍時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察副道經廣昌人有傳  
泰來抄提文淵者思即自縊死後為人所奏差官啓櫛驗之  
果然則勸文淵引決之說誣而自盡之說實也野史以為出  
江淵大槩以文勢攷之恐先有父有天下傳之子而借天降



下民作之君以對之耳及文淵以四月卒而慮忠徐正以五月誅大抵未可信

憲章錄云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謚文安尋改謚文忠致英未嘗改謚也又言太子少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一寧卒贈尚書致一寧贈太子太師非尚書也

又言

帝將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帝謂之默然

帝所言者謂見濟也而英所言者謂

憲宗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此本野史似可據但考之史景泰元年

上怒金英發其結黨市恩及縱家人中鹽等事論斬及戍謫有差英下都察院獄亦論罪斬

詔禁錮之英家幾籍矣豈東宮生日之說在英未下獄之前耶或

景帝之怒繇此但其時

帝方即位殊未萌易儲之意不應有東宮說也英之赦出必在三年間當時儲位已定

景帝何必復言東宮生朝英猶在危疑間豈敢作此對耶英能斥南遷之議又能作此對語誠非凡品但恐好事者因而附會之耳然英嘗使南京獨大理寺卿薛瑄不出見英使迴

景帝問所見誰為良者曰僅一薛卿耳然則英之賢殆非他璫比也菽園雜記言景泰五年御史鍾同郎中章綸合奏復東宮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



上意本為脫死之計耳公等

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畧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高崇奈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

朝進士選知州始此按楊集事

國史家乘所不聞賴有此耳然不知其時選法何如王文端忠肅不少持否至謂進士選知州始此恐誤永樂中劉綱由進士選陝西寧州知州

憲章錄言長洲練綱由鄉舉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又上勤王急務疏

帝悅悟命施行之且竒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按水東日記謂綱謁左都御史陳公鎰曰刑部俞公有意以臺端薦我其謁尚書俞公士悅謂陳公亦如之二公相質無有也始悟其欲求薦而難於發言念綱數上時政疏有聲且畏其口遂以綱名應授御史今云

帝竒其才即授御史似悞又景泰四年命綱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自陳名輕責重乞陞僉都御史庶可壓服人心帝謂陞官豈可自乞已之然則此公之躁進有數其外補宜也而憲章錄後特為書卒立傳以優之又其時給事中徐正嘗自言已已有禦虜功欲引姚夔陞侍郎王竑陞僉都御史例乞陞不許遂進南城離間之策謫戍鑊嶺身磔死家籍正亦吳

江人

李文達天順日錄言

景帝不豫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



上皇子固宜復之唯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贖因會問學士蕭鑑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心又云先二日有駕其說於石亨輩云

上以掌兵數臣謀立

上皇命太監張永行拿又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

太后馮勅與亨等令成此事王文初謀于謙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不遂其私因乘機圖謙并中傷所不足者耳此語可謂實錄醜正之徒至必以易儲迎襄讓證肅愍而史乃併王毅愍之謀掩之後遂得與肅愍同贈謚而肅愍至今尚有功首罪魁之說抑何幸何不幸也

雙溪雜記謂徐有貞李賢為吉祥所引入內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祥辦累帑然政有貞以南城返正日入閣殺謙文等始進許彬次進薛瑄最後用李賢然則公之被謬與陳德遵等之戍奪皆文達入閣以前事也

### 傳信錄言

景帝未崩時有駕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長史伍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書來然後行未晚後

英廟復位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蓋蘇州人也忘其名矣吾蕪無長史伍姓者按景泰以群臣請擇元良尚且不聽豈有遠取疎屬入繼大統之理考之正史

復辟後楚世子原未入朝而長史金帶原不自言又曰英廟始齊東野人之語誠哉無稽也



瑣綴錄言廷鞠于王少保日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奮然攘  
臂拳踢于王二公且謂二姦臣正好毆識者含笑明日有貞  
等徑陞旻通政叅議按尹直以旻為吏部擯斥不用怨之刺  
骨故為此以誇毀耳不然此豈隱隱秘事而朝野更無一人  
記之哉假令有此成化三年後肅愍既昭雪寧無有譏  
客坐新聞言天順初泰和陳公循為首相學士廬陵陳公文  
欲援引以進泰和難之廬陵營於他所  
英廟語泰和曰閣下缺人辦事陳文如何對曰文固宜但少歷  
練久老成耳遂寢他日內侍以其語語陳陳詣泰和白之曰  
先生不能拔人又于

上前沮之何也泰和曰此言密通公何由知之耶然則歷練老  
成者果未至也廬陵慚而退按正統末循未為首揆而文資  
尚輕至景泰二年文以大學士高穀薦為雲南右布政使  
英廟復辟之次日而循就逮遣戍久之文始入為詹事再以禮  
侍兼學士入內閣其求薦與沮當在何時也

野記言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構誅皆非其罪二人  
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云我提兵入援何罪而殺我臨刑  
有縞而至者俊所狎妓高三兒也慟而呼曰天乎忠良死矣  
奚以生為紉其元合於頸使其家收殮即自經當時范廣楊  
俊雖為石亨所構誅然非同日也尋覩雙槐堂歲抄云楊俊  
誘執太監喜寧以功陞右都督虜窺懷來俊調永寧兵往守  
奉御黃整奏聞于謙惡其擅調請誅之

上不問楊洪恩禍奏請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守獨石  
馬營喪師辱國之罪詔斬於市且載高九兒事同又謂俊死  
後楊洪含痛而歿猶追其祿米家產蕩盡及考實錄則俊為  
楊洪庶長子也于謙既論劾下獄尋復右都督統京營兵洪



堯後嫡子傑襲封俊復坐事下獄降都督僉事傑堯無子俊復襲封侯景泰末復以家人首告其欲姦父妾等罪革爵子珍襲天順元年

上以其為叅將時勒所部閉門不迎駕銜之復為太平侯張軌軌所構坐斬于珍謫戍至成化初復京衛指揮使蓋雙槐歲抄尤失實也

### 蘇材小纂言

景帝聞鐘聲問左右曰非于謙乎左右對以

太上皇帝曰哥哥好好按此吾吳人黨徐元玉之論也

景帝與于相信之深豈有疑至此者即有之何不疑石而疑于乎

### 武功遺事載李文達言奪門無功

上曰先生謬矣若徐有貞可謂能用其勇矣當時之臣非不能識此然沈潛弗發可見彼此才力之不逮耳又召賢至文華殿復諭奪門之事因屬左右曰曹石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朕在南宮時汝輩若無徐有貞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他功業以為天順日錄語按日錄後語亦同獨不及先生誤及徐有貞能用其勇前語耳不知何所緣作此又言天順八年甲申春大學士李賢去位閣下缺人出自上裁令中書科寫勅取徐有貞來聽用勅具未下而上晏駕按八年李公原無去位此皆吳中人掩飾之辭也

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

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為首相司禮監巨璫以職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坐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



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問出其餘或使小監并用事者傳命而已按東白所言內閣送迎中官之禮先後漸變固是但言彭分別而坐後陳送之出閣非也成化丙戌李文達卒陳為首陳卒彭乃繼之

憲章錄於成化元年十二月內記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將及三年則逸散館不復以進脩為事至是庶吉士相次入內閣請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灾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此出一小說其語

亦似有據但按史及諸公志狀蓋以八月二十六日授庶吉士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為翰林院編脩吳希賢為檢討劉淳為中書舍人仍譯字張敷華等九人為工部主事蓋未嘗至十二月始散館也既授李公等為編修未嘗令於各部觀政也登科錄是科進士有計禮而無所謂許禮此說不知何所起

瑣綴錄言成化己丑李執中為吏部嗾御史廖永韶劾姚宗伯商閣老程司馬馬司徒當罷執中陰主之罷司徒又御史劉璧以九年將滿懇無舉主寅夜走執中所出肺肝相示合數知己奏請歸推舉之柄於吏部語多侵內閣未幾事露罷官人謂執中為彗星掃人兼自掃矣科道素比執中者喧謗彭閣老聽諸彭不自安謝病予恩貽禍鄉郡請閣老商急以崔恭補冢宰庶慰科道北人之心以解謗言崔果陞崔又托



予白閣老轉尹同仁於左而葉於中補右按李公當時賢者豈肯嗾御史劾他人而尹直至比之彗星又尹一侍讀耳偃然自附於宰相之私人而以吏部尚書侍郎進用為己任真小人哉攷之史大畧謂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李公任情行私十大罪詔群臣廷議尚書陞瑜等以李當罷遂革太子少保致仕奏內所謂暗結年深御史令彥莊具實以聞乃舉劉璧吳遠馮徽對悉下獄彥莊亦坐謫四川永寧驛丞未幾署大寧縣事以科罰為怨家所殺支分其尸聞者快之彥莊王槩之姻也傳以為劾李疏出槩手史又謂彭時以鄉曲故欲用槩而商輅欲用姚夔彥莊之疏實覬望風旨而尹直得縱橫其間大抵彭之與王尹之與蕭皆一黨前所謂鄉郡之禍者此也

皇明紀畧言僉事沈焯云李淳本廣西桂邑人生西涯公而亡其妻攜公流落於長沙粥之就成京師按淳受封至侍講學士乃歿

雙溪雜記言文官一品授柱國始自萬閣老安按東西楊先生於正統中及李文達於成化初俱加柱國所紀始自萬公非也

客坐新聞言永豐曾學士榮字子啓永樂甲申狀元及第仕終禮侍文學才名冠於當世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追生而年月日時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子孫一門光耀千古按曾追祖乃學士鶴齡也科第年月俱不同菽園雜記載張南安汝弼誚陳獻章詩末云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又云獻章汝弼門人也按獻章景泰庚午舉人汝弼成化丙戌進士輩行在後門人之說誤也張南園謚法有曾襄敏啓許襄敏彬林襄敏文王襄敏獻攷



國史家乘皆無之最後從內閣攷前後賜謚藁本亦無此四人此必悞也

史謂尚書項忠具奏草論汪直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吏部尹旻請署名旻固辭不得已乃署即遣人報韋英曰本兵部所為旻但以次居首耳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珣劉吉於朝極言直言語侵內閣珣默然吉折之越遂與吉踈按內閣危言攻汪直者獨商文毅劉文和耳文和特疏言西廠非宜至詰責之際侃侃不屈今言文和默然又謂尹恭簡密報韋英蓋實錄為劉文穆所脩故引以歸已而恭簡文和又素與文穆不睦似不無飾筆

莽園雜記謂汪直梁芳時有中貴人王高者頗簡重休沐恒謝客時尚書尹旻與諸公約訪之良久不出曰諸公且為我禮佛既出坐定曰吾所以勸諸公禮佛者貴乃前生耳一茶茶即罷之威寧伯又獨請見已入門使小璫肩其腹而出深以為快按高之杜門不與外事可也其辭禮則教悖甚矣高乃黃高非王高也在司禮為第三人嘗以私忿嗾法司殺吉安守許聰似亦非良閹

瑣綴錄言兵部尚書項忠嘗遇太監汪直於道不下輿過而後知之遣人往謝直怒不答忠恐及禍乃約六卿極論直罪惡請罷西廠及攷大學士商輅等疏言自立西廠之後汪直每日出外隨從之人数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項忠當早朝鼓響伺俟之餘即令校尉就在左掖門下叫呼項忠不得已朝罷擁逼而去然則項公之被辱蓋不止於遣謝不答而已也

史言大學士商輅等劾汪直罪狀欲罷西廠上震怒命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



史考卷之二  
旨許問朝廷用汪直緝訪姦弊有何壞事爾等處如此說是誰  
先主意輅對曰汪直壞

祖宗法壞

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心為

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

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必有先下筆者安曰直之挾勢害  
人誰不欲論之但不敢耳安等受國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  
先珮奮然泣曰珮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已二十年天下之事忽為汪直壞之何忍坐  
視珮等誓不與共戴天吉曰直之罪縱吉等不言亦必有言  
之者貶斥謫罰一惟命耳恩乃降色而謂曰先生言善恩等  
具以聞倘

上召對毋變前言恩去而輅舉手加額曰眾先生同心為國若  
此輅復何蓋以安三人皆

青宮舊僚而已則

先朝執政恐見疑故也尋有

旨革西廠命懷恩召汪直切責之勒入內無何商公乞休直復  
入西廠開邊衅至十八年三月六科十三道奏直苛察紛擾  
大傷國體請罷之於是內閣臣太子太保萬安約太子少保  
劉珮曰西廠為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吾輩豈可坐視當  
勸

上宜從眾言珮不然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不欲  
吾自為之乃自署名題請云云疏入

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珮有慚色劉文和之識何前後自相矛  
盾如此余初意秉史筆者不相謀或不能無掩飾既而知其  
果信史也當商公之初上疏直方起孺子暴貴用事珮亦知



惡之故其辭特懇切而王威寧尹恭簡甚私直而善珣直之用兵決勝或有以服珣心而勢力亦似可倚至於十八年出師宣大尋止留鎮大同而威寧同事復移遠之守延綏直事可知矣安素交結內臣其於尚銘之流間染芳輩之忌嫉懷恩之公惡皆密得之珣北人尚猶以為無恙也僅踰年而直及威寧敗又踰年而文和罷又踰年而恭簡免然則汪直之兩罷西廠商公尚矣餘俱不足道也

史又謂二十一年大學士劉珣致仕先是一日召大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命中人出

御筆有劉珣嗜酒貪財好色與太監某認親繼子姦宿樂府納王越銀謀與復爵

朝廷若不去珣必壞大事安與吉力解不從乃請令珣以親老辭鞫旋加息放歸按此則力救珣者萬劉也然萬劉實合策

逐珣者也夫一劉珣也憲錄稱其附中人得罪以至疏辭不肯終養孝錄稱其進講以正定國本廬親墓鄉黨化之號曰仁孝里蓋憲多劉吉所裁孝則焦芳改筆珣於人乃中上耳吉有隙芳有恩故異辭也

吾學編載安南占城於成化間事尤畧安南第云天順中黎濬被弑第瀨嗣弘治中瀨卒孫誼嗣於占城則云成化中遣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戍邊而已按瀨世與占城讐殺正統十二年占城攝王摩訶貴攻安南為瀨所敗被擒繼兵抵舊州古壘等殺掠萬計至天順五年瀨大發兵破殺占城國王波籠阿麻破其國都擄掠人民財物悉有其地王孫齋亞勿菴逃據西南陸上書告急詔切責王瀨俾還其國封瀨疏辭頗倨且請命朝使申畫郊圻興滅繼絕至十六年瀨以兵詐言追捕叛黨攻取老樞二十餘寨殺二萬餘人遂其宣



慰使又欲進攻八百宣慰司而雲南先以太監錢能貪黷密使以文幣良馬易王瀨珍寶遂往來互市不絕而臨安大理間皆有瀨所使間為大賈其地矣老撾破雲南震動天子為嚴勅將吏隄防惟謹後王瀨所使大將東正議以兵六萬復攻老撾敗歸死者二萬餘王瀨復自以兵九萬繼之為滿國所邀其別軍皆喪死者三萬王瀨漸忿得疾還國尋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司右司副張瑾齋勅印封齋亞麻勿菴為王尋王弟古來奏言先王見虜交趾王弟盤羅茶悅逃居勿靈王請封天使到而盤羅茶悅復為交人所擒矣臣與兄齋亞麻勿菴潛竄山林後交人畏憚

天朝自遣人尋訪本國子孫撥還土地自邦都郎至占臘地界五處立齋亞麻勿菴為王未幾臣死臣今當嗣位而未敢擅乞遣其使仍賜寶印退還本國全境二十七處四府一州

二十二縣東至東海南至占臘西至黎人山北至阿木喇補凡三千五百餘里不勝幸甚時安南貢使至因諭之且責其殺滿刺加進貢使臣事後月餘而張瑾還下獄蓋瑾與馮義既乘巨舶挾私貨市利至廣東聞故王已死恐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後即為古來所殺而安南已用偽勅立其國人提婆苾者掌國事瑾等輒以印幣受提苾封為王得其賂黃金谷百餘兩還至滿刺加復盡售其私貨歸義病死於海洋瑾上其事且併安南偽勅上之詔下獄論斬時占城使尚在館譯問之云古來實王弟齋亞麻勿菴實以病死而所謂提婆苾者不知為何人也十八年春老撾車里宣慰欲款附安南而車里亦報交兵數十萬駐老撾界上八百報亦如之詔遣諭令還國二十年遣戶科給事中李孟暘行人葉應封古來為占城王時占城尚為提婆苾所據也二



十三年古來自老樞走岷州欲入赴訴遣南院右都御史屠  
瀟諭之瀟至上疏謂古來稱八州二十五縣盡為安南所據  
成化中許於朝始歸邦都郎馬那里等四州五縣地後占城  
頭目提婆苜叛入安南又割一州三縣與之提婆台進兵攻  
古來兵敗被殺安南逼取其生身欲盡以其地立提婆苜子  
為王而古來之子蘇麻及頭目萬人固守以待乃復賜勅切  
責王瀨乃始聽命而瀟製海舟募勇士千人護歸國弘治元  
年王遣王孫奉金葉表文及方物來謝瀨在安南蓋最為驍  
雄之主而占城所有僅故國十之二耳安南後復亂占城始  
稍得息肩不然終非其有也

占城王子沙古卜刺請封給事中任良弼等言王古來已沒  
虛實難料宜行勘明白遣使送至廣東境上令其領勅歸國  
因引給事中林睿使滿刺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餓以死而不  
能問其罪從之按此必給事之當行者倡為此議耳第林睿  
死第事史既諱而不書而志碑之類又闕因記於此以類

史於謝文莊一夔卒稱其和易平實篤於友而譏其為妻破  
例乞祭葬又與尹直合謀之李孜省傾巡撫閔珪於廣西其  
他若陞尚書之驟力疾督永昌寺之後清議不無鄙薄云憲  
章錄則謂閔珪之調人謂直為之而鄉人有忌一夔者纂脩  
實錄遂併入云又謂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  
疏故以永昌寺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卒與史所戴矛盾矣  
謝以狀元及第二十七年自少宗伯而得大司空不為異而  
當是時李孜省用事文莊又尹文和門人密疏之薦為公為  
私固不可知也所謂鄉人者少詹事汪諧贊善張元禎皆同  
年也極類張公筆

世傳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



行至此已極可笑又云意欲訪一故人馭者竟歸太常坐廳  
事不進見其子曰汝何事亦來此耶按此乃北史儀同劉臻  
事移入太常以資嗚噓耳

近峰聞畧言成年大魁無登台輔者至唐舉而止至謂劉儼  
終禮侍曾彥終太常卿皆非也劉僅為太常少卿曾右諭德  
耳唐之後丙戌龔用卿以祭酒罷戊戌茅瓚至吏部左侍郎  
庚戌唐汝楫止太常少卿至壬戌申公時行大拜

瓚綴錄雙槐歲抄俱謂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  
子好武而駉遇一全真以技誇之全真曰此一夫勇耳吾亦  
有小技呼一刀使斬府中大槐後有百餘刀隨之削槐樹如  
札又嘗解髮髮盡立植指果過倡家惡其淫也叱雷火焚之  
拜講乃收火其子引以見益曰是正人也而神因稍稍為黃  
白之術益姬妾姝豔甚眾全真得出入無間悉以呪術鉤致  
之眾不勝其淫毒泣告益憤密言之守備廳急逮全真至則  
桎梏輒脫乃以狗血塗之送至京伏誅有興寧伯李震者與  
叅將吳經有隙經之弟綬用事太監汪直所譖震謂嘗從全  
真學讖緯奏之逮捕削爵今攷史妖言人陳廣平濟寧人假  
以黃冠私習兵法徧歷秦汴楚蜀間偽為星象陣圖惑人交  
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為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誘獲  
之執至京都察院覆奏

上命太監汪直等同南京內外守備會捕證佐至京論死獄上  
即僂於市瓚綴錄尹文和直誤自言益醜聲著聞而幸免罪  
明年署吏部適考察以不謹去之然則文和之所紀者實事  
而史之所載者獄辭也第文和不能舉全真名及以翊為益  
却當以史為據

資治通紀言五月



上崩九月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按孜省下獄  
謫戍矣後復逃還京師始復考死於獄繼曉先以取藥詐還  
為有司執送斬於市今紀似俱未真  
項綴錄謂丘濬脩

憲廟實錄以陳獻章作十絕句媚梁芳自是為世所鄙而憲章  
錄因之謂出張元禎筆按實錄謂獻章貌謹愿詩文亦有可  
取者然於理學未究也務自矜持以沽名會試不偶家居海  
南不復仕進一時好事妄加推尊目為道學自是從而和之  
極其贊頌形諸薦奏不知其幾雖其鄉里前輩以德行文  
自負者亦疑之以不過如是耳何標榜者之多也及授官稱  
病不辭朝而沿途擁騶從列禦揚揚得志而去其詆陳公亦  
甚矣第不曾載十絕句媚梁芳事而所謂鄉里前輩以德行  
文章自負者正立文莊也實錄恐亦非文莊筆元禎度幾近

上之

資治通紀弘治元年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洪謨被論與  
少詹事程敏政右庶子王臣同免今不載  
六年改禮部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裕以六年  
改吏部七年滿考始加太保十三年夏星變尚書屠滂周經  
徐瓊白昂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滂昂加太子太傅經瓊加太  
子太保憲章錄亦因之按昂加太傅瓊經徐貫俱太保滂先  
以太子太保為吏部東宮出閣加太傅題因入對為周文端  
請留併及已見誣科道

上不悅滂出即令致仕故無加官此誤也

弘治元年太監郭鏞請預選女子於宮中或諸王館讀書習  
禮以待服闋之日冊封二妃廣衍儲嗣左春坊左庶子兼翰  
林侍讀謝遷言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憂豈容頓忘



今山陵之上未畢諒陰之痛猶新奈何遽有此事下禮部議止之  
焦秘陽執史筆以為謝公進此諛詞獻諛以誤

孝廟繼嗣之不廣皆此邪謀啓之又云古者諸侯尚一娶三姓  
而備九女以廣繼嗣

孝廟以萬乘天子獨不得立三宮可乎小人圖勢利而不為國  
謀如此泌陽之忿筆蓋陰刺中宮之擅夕而譏謝公之從史  
也殊不知

上春秋甫十九

中宮僅踰年何以有此聲於外而謝從史之且謝之持論甚正  
胡可非也

雙溪雜記言弘治間因劉吉駕馭言官舉劾諸司

上知內閣與言官交通之弊言官犯法不少假借御史李興巡

按陝西用刑嚴酷捶死人命數多為儀賓所奏論死廷鞫時

劉吉欲暗邀人心密囑工部賈俊解之俊居官廉慎與吉俱

保定人素為吉所重故附之廷鞫奏覆

上令處決九卿承吉風旨連章論赦又謂眾求救於壽寧侯張

鸞得免死充軍因勅都察院御史出巡務遵憲綱有故犯者

必罪不宥又御史彭程巡視光祿寺上言成化間濫費太多

今復如舊乞節省浮費

上怒其揚

先帝之過下獄論大不敬斬罪已押赴市曹處決釋充軍一時

路清肅無敢肆意妄言及聽人主使舉劾人者巡按亦不敢

恃勢欺凌三司一時憲體為之平正按博野雖小人其救李

興為得大體至謂九卿承風旨論救當時如王三原輩豈承

風旨者乎彭程論成化間繁費亦是其職豈可深以為罪雖



於

孝廟盛德無損至謂一時憲體賴此平正而高靳欲裁抑言  
官至引以入疏二公之學識心術可知矣  
余嘗見彭疏謂監收厨料見光祿寺製造

皇壇器用不知

皇壇之義何所取詢之於人乃

先帝修齋行法之所其造此器所以待

朝廷不時之需也臣竊謂

陛下即位凡若此類廢之殆盡何為而猶有

皇壇器用之製哉夫光祿寺錢糧悉民脂膏血用得其實猶恐

病民况置之無用之地頃者李孜省總曉倡為邪術虛耗民

財

先帝信之篤而禮之勤者無他意在希福與壽無疆也彼二人

者罪惡深重蒙

陛下寘之典刑人心稱快則禍亂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又焉

有福壽於人之理哉萬一

陛下有此舉過之於將萌杜奸邪崇正道無此舉也當治臣下

逢迎為悅之罪使

陛下好尚得以別白於天下上曰

先帝為致省等所誤事已往矣彭程乃暴揚於章奏之間無人

臣禮下鎮撫司鞫問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命仍繫之尚書彭

韶後以會審議上發隆慶衛充軍府部大臣及尚書王恕各

疏請宥程不許久之釋為民有薦者俱報聞然則

孝廟原未嘗有旨誅程及押赴市曹事法曹亦未論斬也

憲章錄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為大學士丘濬亦階

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内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已



家宰不當居下頗有言而太醫院判劉文泰以不遷挾私論  
奏怒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怒求去益力許之按丘  
公舊在詹府坐三原公下既入閣而三原公復坐上丘公恨  
之故有煩言其劉文泰一疏公處之亦未盡妥據文泰謫公  
本院御醫陞用吏目補缺有

祖宗舊制妄行選補變亂成法又托人作傳刊板傳播題曰大  
司馬三原王公傳歷數

朝廷之過自比伊周之佐至不准者皆書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

詔令公看畢回話公一一置辯而詆文泰為無賴小人造此深  
刻之詞非老於文學陰謀秘計者不能乞勅法司執文泰於  
午門前會官追問及究主使之人明正其罪以警將來

詔下文泰獄鞠問獄成謂文泰初與後府帶俸都事關昶計譏  
得怒擅作威福等事寫成奏稿又將怒所刻傳示為民都御  
史吳禎見內引尚書五子之歌等語因言待我舉奏為

先帝報不平雖死不悔為遂文泰潤色又詞連大學士丘濬謂  
文泰嘗往謁濬語及大司馬王公傳濬言不當板行若有豪  
傑之士泰聞厥罪不小及殊語沽直諤君四字為濬所說乞  
併逮問有

旨劉文泰誣奏及妄攀大臣甚是刁潑姑從輕降御醫王怒作  
傳賣直沽名本當究治宥之傳并板即令焚毀丘濬罷其餘  
悉免究公又申辯言文泰奏臣無一得實又係革前之事法  
司將臣與主使寫本符同妄奏有罪之人一切參奏似無分  
別乞行辯理庶不枉抑

上以已發落辭之後方力乞致仕按縉紳之論皆以文泰此舉  
出自丘公然三原止合畧辯其事力求歸休不當參奏文泰



欲於午門會鞠主使及所謂非老於文學陰謀險計者不能也詔旨責其責直沽名焚毀傳板豈可一日留乎正當力懇題田不當復奏辯也大臣恬靜之體與事君恭順之道惜乎無為公謀者蓋公北人伉直少文之故而憲章錄亦似為賢者通諱也

瑣綴錄言弘治乙卯吏部尚書缺眾推兵部馬公文升都察院屠公滂及三侍郎堪補馬自以部次年勞得當之不意竟題於屠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云屠既得吏部當班其上固辭居下及當

廷試讀卷即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菴以禮部侍郎陞冢宰即位胡宗伯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何違制紊序若是哉尹文和此論正矣然考其所紀亦有未盡合者弘治七年九月馬公加太子太保至九年二月屠以太子少保過吏部班本當在下三月充讀卷官原無迴避也十年四月屠加太保同班始疏讓耳戊午

皇太子出閣屠止加太子太傅而馬加少保太子太傅己未讀卷屠果不預名然自當列於馬下亦不必引避也惟所謂王抑庵自禮侍遷冢宰即班胡宗伯濬上宣德以後不可考但景泰初胡加太子太傅王加太子太保自後俱進少傅加兼太子太師而中旨及外朝傳奏俱稱尚書胡濬王直不知當時班列竟何如也成化中內閣萬公安吏部尹公昊都察院王公越俱太子太保而王進封伯矣仍請居萬尹下於事體尤未妥而尹文和不以譏之何也

立齋間錄謂三原王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考滿授例請授柱國階勲時安陸孫公文為屬司受知公最深語人曰文



官柱國以上不許請授封載諸司職掌甚明成化末萬閣老  
安一品考滿吏部尹公是以太子太傅將滿遂創為萬請柱  
國而已亦循之王公正人必矯前弊將伺間言之見公已刻  
有柱國圖書乃止後屠公瀟以太子太傅為吏書亦自請給  
時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為兵書考滿當給二公不  
協因固執惟內閣吏書有請及之列兵部不當請尤為無謂  
馬乃言之於內給之張公志淳時為吏部郎中嘗歎曰此無  
法守矣按馬公之請自內給與屠之執不肯許皆不可考第  
馬加太子太保在七年九月而屠之加在十年四月俸歷相  
距三十箇月而謂同時考滿何也馬之授柱國在十年時尚  
為太子太保何得為少傅而屠亦初加宮保非太子太傅也  
且萬文康之前閣臣加柱國尚有楊文貞文敏李文達而官  
制內明有加授柱國之條茲論抑何不審也

雙槐歲抄言弘治庚戌九月降制封

聖母之父李公為慶元伯母唐氏為伯夫人命有司建祠於桂  
林城南春秋祭享或曰內侍潘真常與人言

皇妣入宮時誤報李為紀故二姓族類難究據史太監蔡用奉  
旨往廣西訪求

皇親得紀貴紀旺云

孝穆太后再從兄弟且具葬所以間命貴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旺指揮僉事給三代誥尋賜奴婢人役及第宅莊田金帛器  
皿甚衆而封

太后曾祖祖父父俱中軍左都督曾祖母祖母俱一品夫人  
故事武官一品誥用金軸三代共一道特命照文官一品制  
給玉軸誥三道二年貴詐偽事露勅總督秦紘再訪蓋太監  
陸愷者本姓李自稱為



太后親兄太監郭鏞心知其偽弗發紀貴者本姓李名父貴與弟祖旺偽撰宗系圖上之後事發論死減戍三年八月庚寅祖部會請引

孝慈高皇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為

太后父母定擬封號於廣西附郭地方春秋致祭

詔如所講而不言爵封蓋佚之也第攷疏辭是紀氏非李氏疑歲抄誤

韓苑洛雜志言李夢陽劾張鶴齡有云陛下待張氏者厚矣

上震怒下錦衣獄中外洶洶不敢言越數日

上召大學士劉公健議事畢健從容請曰李夢陽不知胡大罪皇上怒之甚也

上曰他無理直呼

皇后請張氏健頓首曰張氏指鶴齡非謂

皇后也

上曰人謂婦人為氏健曰此則不同昔漢人曰為劉氏者左袒宋人曰趙氏安而苗氏危蓋謂劉家趙家也若曰張家

天顏悅即命復其官按李夢陽秘錄

上出疏示之劉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秘錄李所自記似應不妄又西涯燕對錄亦不及之今記於此以俟攷

史謂彭文思華為人險諂用數深機莫測妬李賢嗾御史劾李秉樞邢讓陳鑑構尹龍之獄附李孜省以進人至今猶講三千館閣薦彭華大為笑耻自成化丙午至弘治丁巳風癰十二年而卒人以為陰險無將之報蓋出焦芳筆也焦以尹龍事坐謫桂陽云出華意故怨之刻骨華雖在是非間不應至此



又謂傳瀚欲攘取內閣位喉監生江瑤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事泄乃嫁禍於程敏政謂敏政實代瑤草疏以觸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獄自此始矣後瀚果代敏政位白晝見鬼入室又教見怪異因憂悸成疾踰年死時劉健當國既偏溺於恚怒莫之能辯適大學士謝遷諭德王華俱有憾於敏政堂發其事而都御史閔珪與遷華皆同鄉乃囑珪及科道數輩內外併力交攻羅織成獄而華景之甘心鷹犬者不足道也顧當時劉健謝遷徒知殺人滅口以避禍曾不思戲損國體淪喪元氣云云按傳文穆有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於家僮驚題事已彰著且與劉謝不相關蓋焦芳李南陽門客程其壻也故頗為掩覆而劉與傳皆與芳有隙故肆其醜詆如此

俟知錄言弘治中徐文靖公溥乞致仕

上特賜曲柄紅方繡傘以寵異之此異典也攷家乘行實不載又問其孫文燦云亦不知之其為誤傳無疑

客坐新聞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早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蠶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魚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覬主舟經早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驗其外見前倉有一人腿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即縛解浙江臬司考掠甚至詢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煅煉訴辯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死見埋在家隙地主司即命吏主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蠶之處蠶皆不見惟見一死屍身驅完全乃少一脚按此事夷堅志載之甚詳乃宋事也



憲章類編言太監蕭敬詳諳國典持重老成歷事數朝正德中諸奸疊肆誣上行私

武宗每名之問輒對非

先朝故事多所救正嘉靖中言官交中之以罷司禮余往往接諸中貴人與談懷恩之賢不能答談及敬則交口頌之不置蓋敬為太監凡六十四年其入司禮以後亦五十餘年年九十一始卒門下中貴且百人二從孫皆登第貴顯致仕日人夫月米比輔相有加喪葬之儀同於勛戚又善詩字彈琴風角堪輿諸術溫恭下士喜施予以故其儕伍喜稱之而考其實有不盡然者

憲宗朝在司禮與李榮俱以柔媚結

上引用尚銘亂政為言官所糾弘治初復累為言官劾罷正德末年寧藩敗張永發其交通實跡以年老罰銀二萬兩免逮問住嘉靖初言官復交章論劾而家族在延平有司稍有犯者即以計逐之以為賢恐未可也

李空同秘錄言諸大臣劾八豎疏上矣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門吏部尚書許進首答韓文曰公疏云何按此時為吏部者焦芳也許公僅以兵部尚書督團營耳空同身與此謀者亦遂誤稱焦為許紀事之難如此

雙溪雜記言王伯安奏劉瑾專權被撻幾死謫龍場驛丞以此名聞天下按伯安行狀及集止以救戴銑被黜原無論瑾也

皇明通紀言右副都御史邵寶罷後起為禮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按寶再起為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始乞終養今言起為禮部及不出者誤



又言許尚書進卒於五年十二月馬尚書文升卒於七年俱非也許卒於劉瑾未誅之先馬卒於六年壽八十六又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按秦所請者牧馬草場地耳非封壤也

雙溪雜記言正德二年春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派出書外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發南京去陛二人南京侍郎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陛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其責友如此劉健謝遷既去李東陽獨

留引王鏊入閣焦芳為吏部尚書交結劉瑾令芳不妨部事入閣辦事後以許進為吏部尚書芳專在內閣尚書入閣自芳始時劉宇為兵部尚書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楊廷和弟廷儀為兵部郎中每伺瀛至廷儀遣吏邀入署中坐必歛語白司官不附宇者瀛言於瑾傳旨令外補廷儀獨謫諛宇極盡妾婦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奏章皆托廷儀草之武舉改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為主考皆廷儀立議改舊制因瀛通情于瑾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見任未缺廷和復謀於宇托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謝瑾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金并金銀酒器二千兩托朱瀛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後焦芳老病致仕劉宇代之曹元與劉瑾親舊陞至



兵部尚書代宇李東陽楊廷和皆嘗與同事廷和感宇引進  
恩故瑾之敗廷和極力護之宇得保全廷和引門生蘄貴入  
閣專管誥勅曹元去梁儲劉忠入閣忠去廷和欲以蘄貴代  
之

朝廷以禮部尚書費宏代貴憾之後進讒斥罷宏仍以貴代宏  
楊廷和丁憂以楊一清代貴致仕以蔣冕毛紀代正德間居  
內閣者李東陽楊一清皆以文名楊廷和蔣冕奸邪志合遂  
亂新政按晉溪極言楊與劉瑾交通之跡然瑾誅後未聞有  
言及楊者又楊弟廷儀素忌其兄處處皆謗安肯為之行賄  
而令其入閣耶楊以詹事遷南戶左侍劉以學士遷南禮左  
侍楊時在東閣管誥勅旦夕大拜今遷南戶侍何得云陞而  
劉以學士越四階得南禮豈厚楊而薄劉也既云廷和賣劉  
忠以不當別瑾而私以錦弊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因

遂疎忠然廷和遷戶部忠遷禮部俱尚書且同日此豈為疎  
劉而獨厚楊也楊召入內閣劉進南吏書亦召掌詹事府楊  
有賄則劉亦有賄矣意者瑾輩以東宮之舊而扶掖之也科  
道後論劉然不能為之累至謂與蔣奸邪志合遂亂新政尤  
非實錄誰不知晉溪與楊有隙而敢為誣排若此所云內閣  
以尚書進自焦芳始及例用三人皆非也王毅愍以左都御  
史丘文莊以尚書進弘治中徐劉李謝已前有至六七人者  
又云廷和感宇引進恩極力庇之廷和入閣宇尚在兵部何  
引進之有高氏鴻猷錄亦因之大抵晉溪之怨楊公甚小人  
恣行胸臆無所顧憚而又不讀書不習

本朝典故乃敢於如此若楊文忠行狀雖其子弟為之而與晉  
溪交惡之實可見今錄于後科道交章劾內臣武臣亂政公  
擬



旨盡下獄明日劾文臣王瓊等二十餘人公擬旨俱令致仕  
上不可仍下內閣改擬言內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安等  
俱擬下獄文臣亦有朋姦亂政罪惡顯著者皆輕貸何也公  
曰文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止一衙門壞事者退則衙門  
復清矣非如銳泰等盡惑朝廷居豹房新寺南北巡幸離間  
宮闈以致國本中絕也中使曰王瓊先在兵部頭戴爪刺身  
着帖裏親至豹房與

朝廷飲酒非盡惑而何公曰此事外人都未知於是擬瓊冠帶  
閒住不可乃擬為民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瓊危迫甚摺  
撫誣奏冀公引嫌迴避將有庇之者

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為救解時久旱瓊既下獄兩隨降  
御史李獻等奏比之烹桑弘羊云二十八日召公及蔣毛二  
公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張佐傳諭

上意欲公發王瓊黨宸濠事公曰外廷自有公議刑官自有正  
法廷和不與較也蓋瓊朋奸黨逆罪惡昭彰至如陷害彭澤  
而寫亦虎仙脫罪因入豹房交結錢寧而臺諫章疏俱從改  
擬皆朝臣所共知者蓋楊公之報晉溪不無意然實一時之  
公論也

史謂王雲鳳為提學副使榜笞生徒有至死者劉瑾聞而喜  
之復以張綵薦遂擢為祭酒及進謁瑾詫其多髭叱曰何  
物祭酒一嘴猪毛耶雲鳳皇恐疏謝後上章請以瑾所行法  
例刻板永著為令又欲請瑾臨太學如魚朝恩故事士論鄙  
之按虎谷之用似亦張綵之力但此公名臣直節素著豈應  
一旦狼狽至此况引魚朝恩例使瑾知之不益其怒耶恐亦  
有讐筆錄以俟攷

武廟陞撫州知府劉介為太常少卿介瑾鄉人也繼娶妻美



史事考 卷之三  
三  
艷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介默然不敢對少頃昇夫至強疑矣李少卿伯華為余言屠諭德文陞嘗於史館見錄介事後使過其鄉介七十老矣留屠欲徐問其家則結髮婦固無恙也屠猶未信徵於其鄉人固然乃欲辨傳之妄未果余謂

國史不應矯誣至此或介妾未可知也

震澤紀聞言趙鏐亂河南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按元末韓林兒起兵旗號云虎賁三千直抵胡元之境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豈祖述之耶抑偶合耶紀事者之附會耶

高岱鴻猷錄叙江彬之變謂

上欲草威武大將軍制及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不可辭疾不出乃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

上大怒操劍起立曰不草制視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軍而憲章錄則形容梁公力辭草制之說尤苦且謂次日楊廷和遂草之按楊公行狀云明日傳

命馮威武大將軍勅公曰

朝廷親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耶近聞逆濠偽檄方以失政為名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耶假作孽者謂

朝廷親征乃稱威武大將軍是何人降為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誅僂然後興兵問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



中使覆奏少頃

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以阻撓軍機促  
勅公曰

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勅

親征將勅誰乎敬曰

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公曰公  
等不必死

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二年亦不敢異初議  
也張銳錢寧色怒曰

上意決欲如此公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  
未幾即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公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  
我於何地我所知者

祖宗之法耳奉

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為此號耶蕭等知不可

奪乃去八月十九日

上將出會公薦劉尚書春知

制誥有

旨責公引用鄉里令回話公出閣中遂有寫勅進者明日

乘輿行矣按蔣文定辨東湖疏極言已不肯草勅之詳當時楊  
公首揆若草勅自楊則彼稍隱諱使梁文康抗顏直諫至此  
當為生平第一節而楊文襄於墓志一字不及何也然則草  
此勅者得無梁公耶不然將為毛文簡也鴻猷錄所云不復  
言草制彬亦罷副將軍命而憲章錄謂楊文忠遂草之無乃  
非確耶大抵高子因嶺南之人持論而虛美梁公薛子又因  
高說而附和之真誣史也

又云



上以疾崩於豹房

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遵  
祖訓遣使迎立

今上

武宗崩時彬偶不在左右

皇太后召廷和等議恐彬為亂秘不發喪以

武宗命召彬入彬不知

武宗崩併其子入俱收之至論詞又歸功楊廷和梁儲輩按

武宗崩大學士梁儲京山侯崔元齋金符等迎

世宗既就道而始賞散邊兵會江彬入安宮叻行祭乃令太監

魏彬等入奏逮彬久之乃得請執彬蓋廷和冕等力也今謂

彬不知

武宗崩蓋不考之過

楊用修丹鉛錄載河僂事且於實錄書之云正德中文安  
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為冰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  
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鄉民入穴中避之頗  
賴以全土人謂之河僵此固災異也不知五丈之冰穴藏得  
幾許人又不知不為照見否不凍死否我能往寇亦能往避  
兵之說恐未可信也  
雙溪雜記云劉瑾雖誅而權猶在內官魏彬掌司禮監印馬  
永成又奏凡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據正史及張永誌銘永實代理掌司禮  
監印凡二年而得罪出屋外宅彬始掌司禮印又言正德十  
六年馬永成已死御史王鈞首論彬與江彬姻親近屋肘腋  
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以王道大義滅親比彬仍令在司禮  
監管事谷大用張永降奉御南京聞住廷和壞亂新政任情



賞罰非一端也蓋當時魏彬雖為江氏親戚而奏請太后懿旨時幸其不為梗異且既掌司禮一時勢遽難輕動未幾科道官汪玄錫蕭淮等疏上奉旨他每隨侍

先朝朋奸黨惡百計蠱惑離間宮闈竊弄威柄變亂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賄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大惡神人共怒本當重治姑從寬處谷大用丘聚降奉御着去南京

孝陵司香張銳張雄張忠于經劉祥孫和劉養佛保趙林馬英罪惡尤重并蘇晉劉拳周昂吳經丘得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錦衣衛都拿送都察院在外的巡按御史提解來京俱會問明白來說魏彬張永情各有間着外私宅間住錢安張洪馬昂周惠疇王杲皮德朱福也着錦衣衛拿送都察院打着問鄭宏等已有旨了臧賢劉實死有餘辜還查將家屬拿送問理然則王晉溪之所謂魏彬管事而谷大用張永降奉御南京間住又誤也

正德五年封張永兄富弟容為伯及推恩谷大用魏彬馬永成兄弟俱封又義子錦衣衛指揮同知朱德為永壽伯史言德不知其所出初為裴太監廝養冒裴姓後賜姓朱能造西域食餌有寵攷之朱德蓋亦參隨張永西征冒功者也時上義子少諸璫故崇封之因而互相為地耳德封後絕無寵不敢與錢寧江彬埒而

世宗初下獄論死後未減謫戍據獄詞始知其為山西人然又名皮得蓋此音裴皮同稱故也

震澤長語謂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零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金元寶五百八十萬錠又零一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  
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  
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盃甲三千玉琴一  
玉珽一顆以上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金共二萬  
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而憲章錄

皇明通紀大略亦因之余甚疑其事以為漢王莽時黃金尚餘  
六十萬斤梁孝王歿黃金四十萬斤若以十六兩為一斤則  
莽之金尚不及一千萬兩而孝王亦不及七百萬兩也以四  
兩為一斤則莽止二百四十萬兩而孝王止百六十萬兩也  
毋論白金之數又有二十倍於黃金者莽與孝王無之也漢  
之富過後世數倍而其最盛者曰大司農錢四十餘萬萬水  
衡錢十八萬萬而已董賢產直錢四十三萬萬梁冀產直錢  
三十萬萬其時錢最貴止於萬錢為一金大槩俱不能當瑾  
二十之一也假令所籍金銀果如數則歲輸邊白金三百萬  
兩摠之可百年而尚不乏也瑾之專濫者首尾五年耳自二  
年而前尤未盡籠也四年而後稍以張綵言有節也即歲入  
至多千萬止矣何以有此數也後攷之史云

上初未有意誅之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及偽  
璽牙牌衣甲弓弩之屬始大怒曰奴果反矣謂之累數百萬  
尚不能千萬也又攷獄上

詔旨云瑾招權納賄金銀數百萬可知矣蓋好事者之妄傳而  
震澤公書生易信因從而筆之耳長語又載籍沒朱寧之數  
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  
八萬兩碎金四箱碎銀十櫃金銀湯盞四百金首飾五百十  
一箱珍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  
條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梨盆五沉香盆



二織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座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三扛胡椒三千五十扛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三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櫃又三十扛祖母綠佛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壺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而憲章錄以為江彬家財尤誤寧之金銀數雖多比之瑾僅百一耳史所載大約亦然

武廟錄云初高麗國王王氏洪武間遇弒而絕陪臣李仁人擅立偽姓凡幾易矣國人得王氏裔瑤立之瑤復昏亂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且請名朝鮮

詔許之改名旦令徙居漢城成桂與仁人本異族永樂間降祭海嶽祝文稱成桂為仁人嗣而

祖訓條章亦載仁人及子成桂令名旦者成桂子芳遠奏辨

太宗許令改正近所修

大明會典復注

祖訓於朝鮮國下且云李氏連弒四王貢使市以歸國王李懌上疏備陳世系本末及四王始終無弒逆疏乞為改正下禮部議以會典一書詳載我

朝制度其事關外國是非嫌疑之間皆在所畧况成桂之得國出

皇祖之命其不係仁人後又有

太宗明詔可徵宜從其請

詔可且嘉其誠孝賜勅諭之按高麗王王顥被弒於洪武十六年國相李仁人為之也王王弟顥權國事為仁人所立至十八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許以二十



一年正旦乃貢明年復貢黑白布萬疋馬千匹二十二年權署國事王昌請入朝顯之子也時父顯被囚矣

詔却之無何復廢王昌而立定國君王瑤二十四年市馬一萬索闔豎二百人二十五年其國知密直司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子權臣李仁以辛旽子禍主國昏暴喜殺至欲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回軍禍患避位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權立王瑤亦復昏迷聽讒其子復痴騃縱酒色與禍黨玄禹實等潛謀復禍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以前攻遼東之謀為成桂所阻潛於王瑤欲害之國人以社稷生靈為慮謂瑤不足以治民以恭愍王妃安氏命退瑤私第與國人耆老共推門下侍中李成桂主國事以聞仍易名旦改國號為朝鮮上皆從之尋以謀知朝鮮邊卒欲潛度鴨綠江入寇下詔切責

乃奉表謝罪貢黑白布人參金裝鞍馬然則王顯之弒固由李仁人而王禍及昌瑤之廢與篡國實成桂也後雖稱成桂非仁人子攷之前史成桂實仁人子也當是時黎賊之弒君既朝貢見絕而永樂中遂至用兵父子駢首就執雖叛逆之臣亦有幸有不幸矣

近見有演戲者以兵部侍郎文貴出鎮宣大與劉瑾抗又與張懋張永合謀誅瑾無識者頗信之及攷其時貴以左侍提督迎合劉瑾意毀舊墩臺而更築之請借太倉太僕寺銀四十萬兩未出京而入瑾門者四分之一俄革提督改貴巡撫傳陞右都御史意者文氏之後借此以掩飾人耳目耶貴後復起撫鄖陽寧夏被劾題至嘉靖初猶有言者追其扣侵邊費倖免

餘冬序錄云云言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



湖人扣以未然事輒召古名仙運乩賦詩以答隨所限韻敏  
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往問答曰吾回道人也  
君乞白巖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用十六韻梁蓋留都大司  
馬喬公白巖門下士也其用十六韻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  
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  
冰壺倒月色澄徹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  
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  
噴晴雪玉梅懸谷搖春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游太  
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  
頭角嵯峨自卓立胸襟磊砢誰磨礪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  
一醉三人同適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  
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諱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  
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咲拂雲看劍

重會滄溟東嘉靖壬午春以吏侍赴召時公位冢宰矣暇日  
出此卷視春春為之跋曰東坡記在黃時神降汪若谷家自  
稱天人姓李名全為其篆字并訊坐中張炳曾識劉苞事以  
為全之為鬼為仙不可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神君尤陋世  
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能量也坡  
他日為韓文公碑有幽則為鬼神明則復為人語蓋無怪於  
此理矣呂洞賓之為仙從唐迨宋事迹甚夥嘗謁滕宗諒於  
岳陽稱回道人高策為之傳近世好事者又梓其詩若干為  
純陽子集春未暇考大抵其事跡在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  
南渡暨勝國來或挾術求之輒憑物以應此卷梁生得之邂  
逅而獻於喬公白巖者也詩跌宕不凡字妙有飛動勢謔亦  
異矣汪家神不聞能詩篆字眾莫識東坡且實愛而生所獻  
乃如此世果有仙能久而不亡者在視聽之外耶吾於此乎



史考考記  
卷三  
驗矣其賦白巖篇末云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炳  
劉芑事不足言已秦楚材之積金峯蘇養直之羅浮山所遇  
所談皆三生兩塵涉恍惚事以春所聞諸記載家如此類未  
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信間弗論今日自公觀之是詩尚  
何疑坡稱范文正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也吾於此質諸鬼  
神又知世有謫仙存焉何疑回道入賦詩後二年七月二十  
又七日識按此方士者王姓無錫人余尤及見之一禿瘦老  
翁也呼百韻可頃刻而就蓋借仙鬼售其術耳梁廷用後名  
宏字裕夫亦余中表戚也二人實相與謬為之以欺白巖公  
家伯父談其事極詳

憲章錄於十四年七月內謂逮吏書陸完太監蕭敬及秦用  
盧明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惟蕭敬罰銀  
二萬兩仍掌司禮監而下始云王守仁起義兵討宸濠云云

八月

上親征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濠反書聞詔令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摠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  
兵征剿安邊伯朱泰挂威武副將軍印領兵為前哨趨南京  
左都督朱暉挂平賊將軍印太監張忠監督軍務趨江西以  
太監張永平虜伯朱彬提督贊畫機務彬仍督軍門官校辦  
事而留東廠太監張銳錦衣衛掌衛左都督朱寧於京師寧  
寵已衰想通濠事洩固求從行八月癸未

上發京師傳旨令寧量帶官校從行不妨原任十月辛未至臨  
清留寧董

皇店役十一月丁巳朱彬發寧逆謀命羈管於臨清密遣人繫  
其家屬十五年正月戊午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  
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瓖等下錦衣獄真瑯璟以通濠鵬瓖



寧黨也佐準寧壻也十五年十一月至通州庚申始執陸完  
赴行在復執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趙秀等下錦衣  
獄辛酉命司禮監太監蕭敬李英間住俱以交通逆濠為太  
監張永所發也寧等事發後先一歲有半而今併於十四年  
七月又蕭敬原無下獄其罰銀二萬兩在  
世宗初而復用掌印亦其時也

史於王文成洪都之功所以剪抑之者不遺餘力謂文成勘  
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將屆趣道南昌賀之至豐城遇知縣顧  
必以變告守仁大駭棄官舟取小艇遁還贛文定以卒三百  
迂於峽江至吉安留討賊守仁初不許既而深然其言乃下  
令各郡邑諭以大義起兵宸濠既出南昌守仁乃與文定等  
順流而下文定為前鋒趨廣順門夜已三鼓砲擊門守者駭  
散遂入城城中民間守仁將至皆喜日登高望之而守仁等

不知以為守備堅固方思弗克兵既環城聞無人聲相顧莫  
敢先發無何聞城中介馬呼噪聲知文定已入乃兢梯絙而  
上諸兵皆烏合素無紀律而大帽華林諸寨降賊號新民者  
亦在行貪功縱殺居民往往死於牀簣有闔門無噍類者天  
曉諸門洞開守仁始按轡整隊而入死者已數萬人數日間  
積屍橫路雞犬不鳴拱櫓等千餘人已就縛守仁復搜捕逆  
黨日僂數百人軍士因縱掠郡王將軍儀賓邸第以及富室  
無不被害濠府中蓄積甚富亦多亡失宮人聞兵入惶思縱  
火自焚或相率盛服而縊一室中有至數人者臭達於外所  
存惟羸病數十人而已始南昌苦於宸濠之暴至是復遭荼  
毒皆歸怨於守仁之不能禁戢云及叙樵舍之功第言鄭璪  
脫罪告文定言狀文定徑前薄其營不利還至黃家渡新民  
劉文禮殪其驍將乘勝迫之遂捷次日文定以火攻復大破



之而一字不及文成至其傳劉養正則云少有詞藻詭談性  
理以要名譽士夫多為所欺王守仁尤重之曰此吾道學友  
也正德十年養正赴濠聘一見許以可為湯武又語及陳橋  
之變意甚相得然後自掩飾有庠生康昭者語中其機養正  
密致書於濠左右計殺之守仁在南贛尤為濠所慕饋遺相  
屬於道嘗遺陸完謂可任江西巡撫者惟守仁與梁宸耳守  
仁又嘗遣其門生湖廣舉人季元亨者游說濠時人莫知其  
故是歲濠生日守仁假公便先期約養正往賀會於吉安舟  
次劇談至夜半養正先去遂從逆濠自出南浦驛迎入府拜  
為軍師日夕望守仁至遣人於生米觀候之而守仁至豐城  
聞變即返濠實不虞守仁之見圖也養正就擒後猶冀守仁  
活之守仁畏其口逼令引決傳首至京妻子沒為奴比守仁  
自南昌還其母喪暴露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  
得私於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於其母有儒生上書辯論君  
臣朋友本無二理守仁為之媿屈元亨尋為太監張永捕獲  
械至京亦死獄中據史所記言之則王文成不惟不當封而  
且有大罪三所謂不當封者其戰功皆出伍文定所謂三大  
罪者預通逆濠一也縱殺平人二也事後猶庇逆黨劉養正  
三也然逆濠與養正居平以文成在上流擁精兵建大勳有  
才術以甘言結納或有之而文成亦據撫臣往還之常禮為  
報耳使預其謀何以徑題吉安伍公雖進言起義兵殺身滅  
族之事亦須文成有以自決前後進兵區畫調度頃刻百發  
豈披堅執銳者比而一字不及文成豈理也夫進兵攻南昌  
不能無少殺掠而軍令下則已定矣其後如徐少師鄭端簡  
薛應旂諸公皆履其地得其詳故始為之暴白而未有摘扶  
一時握管之心事者蓋實錄之始為摠裁者楊文忠總之者



費文憲而以副摠裁專任者董文莊也楊公與王恭襄都甚著不解恭襄雖陰譎然能識文成而獨任之以故於前後平賊及獲濠之疏皆題德於兵部以為發縱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內閣其為楊公輩切齒非旦夕矣江彬許泰張忠輩既取大功為文成所先必肆加羅織之語而忘功之輩從而附和之文憲在文成撫綏之地與逆濠忤被禍中外之臣皆屢薦而起之而文成亦未有一疏相及費當亦不釋然也董公最名收毒於鄉里如王鑑之輩巧詆不遺餘力既又內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之謗至徹

聖聰未必非鬼責也若養正之母瘞之可耳祭而重以文不可也冀元亨非季元亨其人長者嘉靖初從昭雪

四年江西按察使陸完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踰二月始至京吏部奏其遲慢乃令試僉都御史待有績効以聞又進士閻欽石柱劉洙潘頊賴鳳興行人推官俱選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李憲言其大驟從之史既具其事而言瑾之變亂成法然不知其為成法也洪武中有署及試尚書侍郎都御史宣德中尚行之如魏源以按察副使試刑左侍復出為山西布政是也

仁宗監國選給事中其自監生者四人皆試職後人不識典故止知有試御史耳第試職皆原品頗卑不食新俸以別而陸自按察使選品故高俸將何從耶

野史謂吳公廷舉乞休疏引張忠定詠語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間殺老尚書語

上以其怨望斥之歸忠定在當時已有納忠者改恨為幸矣惜乎吳公不之知也致之吳公再疏實謂幸得太平無一事江



南開殺老尚書乃知野史之誤又引白居易詩月俸百千官

二品朝廷顧我作間人及用嗚呼字

上以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勒令致仕此豈告君之體乎致

任亦幸矣

史言命錦衣衛正千戶孫堪許瑒俱填註見任管事例廕叙

軍職不得管事

上念其先臣孫燧許達臨難死忠大節表著故特從兵部之請

所謂廕叙者謂初任也王忠肅嗣之子錦衣副千戶許余肅

敏子俊之子錦衣百戶實何嘗不陞指揮理衛事耶

余嘗於卮言記高蘓門叔嗣與陳友諒同支干其為湖廣按

察使又與友諒彭湖之歲同鬱鬱不樂而卒蓋故人王允寧

吳峻伯云得之前輩的然者及後致之信史殊不然友諒以

癸卯死於彭湖年四十四當是元延祐庚申生而叔嗣則以

弘治辛酉生以嘉靖己亥卒年三十九蓋無一同者因更定

之且志一時之誤

### 交事紀聞紀

世宗御製送毛伯溫南征詩大將征夷膽氣豪腰懸秋水鴈翎

翎刀風吹金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種

穴中蟻蟻莫能逃太平頌詔回轅日親與將軍脫戰袍此

太祖送總兵楊文征蠻詩也雁翎刀曰呂虔刀末云大標銅柱

題來日庭院春深慶百勞見開國功臣錄然

太祖御製集無之又見宋時一小說云是哲宗送大將征夷則

其來久矣然哲宗亦不足信

有刻名臣言行錄者於南京兵部尚書原傑下誤書襄敏公

三字而楊豫孫所編謚纂亦因之余至鄖陽訪公遺績且攷

國史及內閣賜謚底本公與右都御史顧公佐尚無謚因為題



請一時喧傳謂原公已有謚而余為複奏山西二大老亦謂見其祠額已有之矣余聞頗不平而衆口一辭無如之何後禮部為查原籍果未請謚特覆題會有一二牴牾報寢然余之奏始不為無稽而言行錄及謚纂之誤方訂

余嘗有疏以衛所千百戶等官有聲績及武舉次補者不為指揮等官而竟擢守備把總兵部惜之往往不肯徑推其推者不免蠶等而不推者至於終身淹滯但以指揮同知僉事係功陞官欲此照都指揮體統行事例遇考選軍政年分查曾經薦舉者令以指揮體統行事軍政掌印屯操俟其更有成績方推守備等官兵部甚然其說而以無例難之覆疏許候有薦者徑陞指揮僉事而言路劾余不諳事體此可笑也都指揮之體統行事即指揮體統行事例也弘治六年廣西副總兵都指揮同知郭鉉奏職當鈐轄三司而官止都指揮則皆頡頏未便欲稍進一秩以便行事有旨郭鉉既為副總兵宜令以都督體統行事候有功另議夫都督可以體統行事而指揮獨不可乎



田





